

中興學會黃皮叢書第四種

遠東問題與大亞細亞主義

胡漢民先生著

中興學會印行

上海图书馆藏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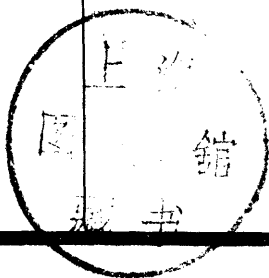


A541 212 0006 3566B

胡漢民先生政論選輯

遠東問題與大亞細亞主義

中興學會印行



遠東問題與大亞細亞主義目錄

弁言

大亞細亞主義與國際技術合作

再論大亞細亞主義

爲蔣日妥協正告友邦人士

英美俄協調與遠東問題

從國際現勢觀察遠東問題

英美協調與國際的分惠

附錄：

- 一、爲蔣日妥協告友邦……………
- 二、西南政務委員會爲日本外務省發表對華政策
聲明書致國聯及九國公約國聲明書

弁言

「甚麼是中國外交的出路」？這是至今大家所猶疑的問題。

南京政府在實行降日，有些人主張中國外交應該走歐美路線。南京的降日主張者，爲了實行降日，又拚命曲解 總理的大亞細亞主義，以 總理的大亞細亞主義爲降日的護符。主張走歐美路線的，力謀所謂國際協作，以國際協作爲足以防止日本的侵略。前者所固持的，是投降日本政策，後者所固持的，是依賴國聯政策。然而我們要問：這兩種政策，是不是中國外交的出路呢？這種辦法，是不是可算做中國的外交政策呢？中國外交的出路，究竟又在何處呢？

爲解答這些問題，我們特選輯 胡先生關於這一方面的重要論文。在這些論文中，胡先生解釋 總理的大亞細亞主義，并詳細剖晰時人所倡言的國際協作。他曾說：

「我們固然根本反對汪精衛先生等喪心病狂的親日主張，同樣，我們也根本反對「以夷制夷」而中無主宰的外交政策」。胡先生曾提示過國際合作以解決遠東問題，但胡先生說：「我發表這種主張，祇是在蘄望上如此。……外交是以自國爲本位的，我們應該刻在自己不斷的奮鬥中，使中國民族能保障生存，綿延生命」。

投降日本的結果，是中國爲日本所獨佔，依賴國際的結果，是中國爲國際所分割。在國際帝國主義者重分世界的前提之下，無論是日本獨佔或國際協調，中國祇有被宰割的資格。這是中國外交的歧路，又是中國當前的危機。然而南京竟降日了，它甘心踏上這亡國的路綫！

胡先生是始終固持著外交的「自國本位」的基本信念的。他之致慨於國際之不明智，正爲致慨於中國之無外交，對於解決遠東問題所提示的意見，在中國國民的立場上，是永遠應該謹守的；以總理遺教爲實行降日的掩飾的，也可以由胡先生的謹嚴的評斷，扯破他們的假面幕。

大亞細亞主義與國際技術合作

日本帝國主義，這幾年來侵略中國的理由，最初是維持其在滿蒙的生命線，保障既得權益；次之是求東亞的和平，使中日能共存共榮；最後則謂在實行基於王道的大亞細亞主義。

宋子文以出席世界經濟會議爲名，在美國舉借五千萬金元的棉麥借款，在英國又進行五百萬金磅的所謂軍械借款，到日內瓦又完成對於中國的所謂國聯的國際技術合作。據宋子文在世界經濟會議席上的演詞，以爲這種措施，都是在體行 孫中山先生的經濟建設計劃。

實行基於王道的大亞細亞主義，和體行 孫中山先生的經濟建設計劃，是誰都應該擁護的。因爲大亞細亞主義和經濟建設，都是我們 總理的遺志。不過是否因此之故，

我們將不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對華侵略政策，和宋子文舉債賣國政策，這使我們對於這兩種政策的內幕，不能不作一種概括的檢閱。

孫中山先生曾倡導過大亞細亞主義。在三民主義演講中，曾提供過這樣的意思，在日本對神戶商業會議所等五團體關於大亞細亞主義的演講中，更把這個意思，具體的發揮出來。孫先生說：

在幾千年之前，亞洲人便已經得到了很高的文化，就是歐洲最古的國家，像希臘羅馬那些古國的文化，都是從亞洲傳過去。……推到近代世界上最新的種種文化都是由於我們這種老文化發生出來的，到近幾百年以來，……歐洲各民族才漸漸發揚。……他們的努力，更漸漸侵入東洋，把我們亞洲的各民族和各國家，不是一個一個的消滅，便是一個一個的壓制起來。

×

×

×

×

從日本戰勝俄國之日起，亞洲全部民族，便想打破歐洲，便發生獨立的運動。近來在亞洲西部各民族，彼此都有很親密的交際，很誠懇的感想，他們都可以聯絡起來。在亞洲東部，最大的民族是中國與日本。中

國同日本就是這種運動的原動力。……東西兩方民族之所以發生這種潮流，和要實現這種事實的原故，就是要恢復我們亞洲從前的地位。

×

×

×

×

歐洲近百年是甚麼文化呢？是科學的文化，是注重功利的文化，……是一種武力的文化。……所以歐洲的文化，是霸道的文化，亞洲的文化，就是王道的文化。

×

×

×

×

我們處於現在這個新世界，要造成我們的大亞洲主義？應該用甚麼做基礎呢？就應該用我們固有的文化做基礎，要講道德，說仁義。仁義道德，就是我們大亞洲主義的好基礎。

×

×

×

×

我們講大亞洲主義，……就是為亞洲受痛苦的民族，要怎樣才可以抵抗歐洲強盛民族的問題。簡而言之，就是要為被壓迫的民族來打不平的問題。

孫中山先生解釋了甚麼是「大亞細亞主義」以後，很嚴重的告誡日本人說：

你們日本民族，既得到了歐美的霸道的文化，又有亞洲王道文化的本質，從今以後，對於世界文化前途，究竟是做西方霸道的鷹犬？或是做東方王道的干城？就在你們日本國民去詳審慎擇。

由 孫中山先生的演講中，我們對於大亞細亞主義，至少該認明兩種特質：

(一)大亞細亞主義的目的——在打破歐洲霸道民族對亞洲民族的壓迫，恢復亞洲民族固有的地位。

(二)大亞細亞主義的方法——在亞洲民族固有的王道文化做基礎，聯合各部民族為亞洲民族之共同利益而奮鬥。

孫中山先生主張的大亞細亞主義，是否是日本帝國主義主張的大亞細亞主義？在看了左列我所指出的 孫中山先生大亞細亞主義的兩點特質之後，已不待再加詮釋了。

甚麼是日本帝國主義的大亞細亞主義？嚴格說：日本帝國主義的大亞細亞主義，是日本企圖對於整個亞洲民族的統制主義。和婉些說：乃是日本對於亞洲的門羅主義。門羅主義者說：「美洲以外的事我不問，但美洲之內的事，也不許美洲以外的國家來聞

問」。日本帝國主義把「美洲」改成「亞洲」，步武門羅，企圖以亞洲的盟主自居。古巴發生戰亂，歐洲各國爲保障其僑民的安全，都向華盛頓提出抗議，華盛頓對於古巴，也鄭重聲稱：「雖願避免干涉，但欲力保干涉之權利」。古巴新總統，也不能不簡史德林爲國務卿，以博取華盛頓的好感。所謂門羅主義的作用，便在此了。所以：

(一) 門羅主義，是帝國主義在一定的侵略範圍，侵略地域內，施行其帝國主義侵略政策的主義。

(二) 施行帝國主義的侵略政策，所以必須有一定的侵略地域，其目的在對內能集中其侵略的力量，對外能避免各個帝國主義間因侵略而引起的衝突。

因此，門羅主義，便是帝國主義間預約的分贓主義，亦即是劃疆侵略的利益均分主義。明白說：只是帝國主義者一個宰割弱小民族的萬惡主義而已！

日本在退出國聯時，曾毅然以完成亞洲的門羅主義自任。他說：

最近歐洲形勢之不安，於是雖欲承認遠東之特殊事態與日本之立場，而以恐由是作成先例之故，竟不敢行

，似此以歐洲爲主之國聯，未免對於東洋事件極不誠懇，易言之，不能不謂當事者等，暴露其無處理遠東問題之資格。

——三月二十八日東京朝日新聞

我人決宜本此自信，以堂堂之步式，邁進自立外交之躍進時代。最近所謂亞細亞主義，極東門羅主義，誠爲今後日本外交之中心思想。

——日外務次官瀧正雄（支那五月號）

我不願把這些謬論多所證引，但從這兩段話中，可以明白看出所謂亞細亞主義與極東門羅主義的內容和作用。它一方面拒絕歐美各國對於遠東事件之過問和干涉，一方面積極貫徹其滿蒙政策，爲實施其大陸政策之開端，以此而講大亞細亞主義，是不是除日本以外的亞洲人所共通需要的呢？

我們檢閱過去數月中的日本外交，內田的「焦土外交」，既被稱爲「無能外交」，於是廣田弘毅的所謂「更生外交」和「有理外交」，遂以其九月十四日的任命而開始。內田的「焦

土外交」，從何而來？去年五月十五日犬養遇刺，芳澤與內閣同其命運，外相一職，即由齋藤暫兼，那時內田任滿鐵總裁，與板垣，土肥原，石原，及橋本諸九一八禍首軍官，意氣相投，遂爲「關東軍」及荒木領導下的軍部所擁護，於七月七日任外相，在國會倡言，即變舉國爲焦土，亦必貫徹初衷。可知焦土外交，原來即是侵略外交和贖武外交。廣田的「有理外交」，又有理到何種程度呢？據電通九月十四日東京電云：

至於廣田新外相於當面諸問題，其外交主張之要點，大概如下：

(一) 著重於滿洲之發達，繼續維持多方的親善外交，因須鞏固滿洲之基礎工事，暫忍犧牲努力，使列國不得不承認其爲獨立國家，此爲日本外交之基調。

(二) 早日離開退出國聯後之孤立外交，以恢復與各國之親善關係爲急務，即關於滿洲國問題，不容他國之干涉，同時對於世界列國，帝國雖在退出國聯後，與加盟時同，根據國際信義，繼續維持正常之外交關係。

這個意思，在九月十六日廣田對外國記者團發表的通告書中，說得更爲明瞭。其實所謂

「焦土外交」的內容，與所謂「有理外交」的內容，何嘗有些微差別？它都是在日本軍部統制之下所採取的「對華侵略外交」。內田何以去？由於受軍部的排擠。有一段關於日本政情的情報，頗耐人尋味：

內田長外交後，以外務省須受軍部指揮，毫不能自主，一切訓令，多由白鳥情報部長，及谷亞洲司長，與軍部商定而後發。外長之職，有若傀儡，竟引起駐外大使之總攻擊，有田外次，憤其無能為而先去，各大公使，亦以總辭職為要挾，迫內田外長調開谷與白鳥，內田不得不從之，自此內田與軍部發生衝突，內田乃愈欲接近財閥，擬改變對華政策，至此軍部乃不容內田留任，此為內田辭外交之真相。軍部本擬請松岡洋右繼任，重光外次，曾奉命面勸松岡出山，荒木亦親求松岡長外交，但松岡堅執不受，遂請廣田弘毅就外長云。

——九月十四日華聯社電——

所以日本外交，無論其名辭如何變更，其侵略的本質還是一致。軍部領導者荒木陸相說：

關於滿洲問題，本人已向日皇進言，目前日本急待解決者爲滿洲問題，雖拋棄一切，亦須謀「滿洲國」健全之發展。此爲最根本之國策，其他一切之國策，應從此產生。

大亞細亞主義，當然也要建立在「健全滿洲國」的國策上，所謂大亞細亞主義，原來只是健全「滿洲國」政策的一種掩護。

我不必詳細敷陳日本的外交政策，在中國人民的立場上，我們應該確認日本帝國主義之對華壓迫，是絕對不肯放鬆一步的。它努力完成其對於東北政治的經濟力量的統制，漸次穩定其已得的非法權益，對於瀋東和察東，努力扶植其僞軍基礎，企圖憑藉塘沽協定，以確保並陸續擴大其「滿洲國」境，更利用有吉明輩之往來京滬，勾結黃郛之流，催眠式的促成南京的親日政策。因此，以行政院院長而兼外交部部長的汪精衛先生，也居然宣言親日政策有考慮餘地了。至於東北問題是否能由親日而收復，則視爲別一問題，行政當局有此表示，真不能不使人駭異！

自國際技術合作與棉麥借款經宋子文之出遊而告成以後，最震驚的，便是日本帝國主義，日本帝國主義者說：這是中國的「以夷制夷」政策。日本侵略中國，中國政府索性公開拍賣其利益於列強，使列強能利益均沾。中國的「利益均沾主義」，在日本有兩層必須反對的理由：

(一) 利益均沾主義，破壞了日本的東亞獨佔主義，這與日本所謂明治以來的大陸政策，不能並容。

(二) 中國充分拍賣其利益於歐美，使日本「亞洲者日本人之亞洲也」的大亞細亞主義，根本破裂。結果亞洲門羅主義，也必將由此失敗。

因此，在這個形勢之下，日本對華政策，有重行採取激進主義之必要。最近日本軍財兩閥之積極合作，發生「如其意見不能為政府所接受，軍部或將謀奪政權」的傳說。我們以為就現勢來考察，假如日本政府不能滿足軍部的要求，則這個傳說，很有成為事實的可能。據日本方面的對華觀察：

宋子文返國後，……中國在目前，雖急欲改變其對日政策，其國內實際情勢，或不許其變更。日本之對華根本政策，雖始終欲使中日兩國維持友好關係，但如不得法，反為中國所玩弄，須十分戒心。靜觀其大勢之趨向，關於突發事件，有關係之各機關，應切實聯絡，協力對付。

——九月十日東京朝日新聞

甚麼是中國的對日本政策？乾脆說是：南京政府對日磕頭禮拜政策。這個政策，支柱在汪精衛先生之流的變幻莫測的奇怪口號之下已經二年了。最近有一位同志寫信給我說：南京政府，並不是沒有外交政策，這政策的內容，為：

中國現時，祇有學法國革命時代，心裏想得出，口裏說不出，埋頭幹去，此即為中國之外交政策。

據說：這是新任外交部部長汪精衛先生的名論。他問我的意見怎麼樣？我沒有回答。我想：如汪精衛先生等等之名論，我是無從贊一辭的。「心裏想得出」，口裏也說多了，自「長期抵抗」以至於「一面抗抵一面交涉」，到「跳火坑」去「培養國力」，以及主張簽訂塘沽

協定，都曾做過中國的外交政策。「心裏想得出」是沒有喪失其聰明，「口裏說不出」是比
以前識了些廉恥，有聰明，識廉恥，又肯埋頭幹去，這種精神，的確做得中國的外交政
策。然而如我所解釋的外交政策，南京當局能做到幾多成，却是國民必然的疑問。

有人說：日本帝國主義所說的「以夷制夷」，至少是南京當局「心裏想得出口裏說不
出」的一種外交政策。因為說了，怕引起日本的嫉忌，尤其與新外交當局的親日主張大
相背謬。這也許是事實。因此，不得不再檢閱一下南京的所謂「以夷制夷」政策，並作一
些簡單的批判。

所謂「以夷制夷」政策，又可以分兩部份來看：

(甲)棉麥借款——對英之軍械借款等屬之。

(乙)技術合作——據說在求得國聯關於技術方面的協助，完成中國之建設。

關於棉麥借款，我曾說過好多話。在給南京立法院的虞寒兩電和曾在本刊發表的
「唐活協定與棉麥借款」一文中，我的主要意思，都已經具體的提供過。當我的文字發表

以後，有人說我的意見是：「徒唱高調，不切事實」。其實我正惟重視事實，所以才反對棉麥借款。申言之：正惟重視農村殘破，工商凋敝的事實，所以不得不反對這摧殘農村，破壞工商業的棉麥借款。南京當道的人，——諸如汪精衛先生之類，却說：舉借棉麥，在於復興農村。這正如我告訴南京立法院孫哲生院長說：「此類經濟學，殆為曠古所無」，凡是明瞭農村現狀的人，是無從理解這種妙論的。

在這篇文章裏，我不再重複敘述我反對棉麥借款的理論與事實。所要喚起大家注意的，是眼前兩種使人痛心的現象：（一）政府儘量助外國農產品傾銷於中國市場，中國農產品價格跌落，造成日本帝國主義購買中國賤價農產品的好機會；（二）政府助外國農產品傾銷於中國市場，是吃高價，不是賤價。中國工業衰落，無法容納，其結果為利人害己。為證實第一種現象，我們且看上一個月的中國棉花輸出統計：

日本於棉花一項並無種植，素仰他國輸入，採用印棉，為數極巨，自印度政府抵制日貨後，日政府乃通令商民禁購印棉以為報復，於是棉花之採辦，不得不賴我國之供給。故上月份華棉輸出，為數激增，昨據商

品檢驗統計：運銷日本者計二

五担，担市價四十六元，約值洋十萬九千七百八十三元有奇。

又運銷國內者，計汕頭一·二〇〇担，九江計七九六·四一担，漢口計六八·四五〇担，安東計七八·八

〇〇担，山東計七·八〇〇担云。

——九月十一日上海時事新報

從這個統計中，指出日本採購巨量國棉，在一月之中，達二三八六·五九担。「中國產棉，本足自給」，但中國政府還要助外棉傾銷，以打擊中國農產品，並任巨量國棉，由日本以廉價購買，使中國農業，益無轉身之地。尤可痛心的，是美棉到了，而承購的却是日商。據滬報消息，

財部在滬業已訂購之美棉數額等級，本埠方面，早有所聞，惟來滬消息，則當局殊守秘密，茲據確實消息，第一批美棉，業於本月十二日由美輪依仁愛琳號裝運到滬，總額共四千七百包，此項美棉，早經財部委由福家洋行等拋售日商東棉江商等洋行，故第一批美棉既抵滬，即由福家洋行轉交日商收受，聞此項售價，尙未結行。至第二批美棉何日運滬，則尙無確訊。

這種消息，雖然「當局殊守秘密」，却終究透露了，中國的紗業界如何？據說：

財長宋子文氏，由歐返國之後，對於美棉銷售各題，早擬召集紗業界代表討論，旋以政務叢脞，並復出席廬山會議，故遲至日前，始在滬寓召集本市紗業界代表榮宗敬、郭順、聶潞生等互相討論，前後會商，已歷三日，但雙方商洽結果，因意見相差懸殊，故對於美棉之銷售問題，一時未克解決。據實業界方面消息，此次財宋集紗商討論，其所以未能接近者，由於政府當局既未能將美棉價格儘量貶值出售，而紗商則亦藉口於本年農產豐收，華紗華棉，價格低落，故美棉運滬，若欲儘量購買，既於農村經濟大有妨礙，而紗商捨廉就昂，亦屬負擔不起。當時宋部長對各商苦衷，極為諒解，並表示售價方面，自當稍事減低，過份抑減，則政府經濟亦應顧全，迫不得已則惟有暫緩裝運來華耳云。惟紗業界方面，則因相差尚巨，故雙方意見，始終未能接近也云。

——九月十八日上海申報

這種消息，不知道是否將為一般人認為「不切事實？」但是事實來了，將何說之辭？說我的意見不切事實的，到今天才該知道「本年農產豐收，華紗華棉，價格低落，故美

棉運滬，若欲儘量購買，既於農村經濟大有妨礙，而紗廠舍廉就昂，亦屬負擔不起。這雖然遲了些，還算他不是「不明事實」。

從國際貿易委員會及江海關方面調查所得，外國米麥進口傾銷情形與數量，和我國所受的傾銷影響，可概列如下：

洋米充斥。我國米產，本可自給，如遇豐收，尙有餘裕。但近年以來因受洋米傾銷影響，華米銷路滯呆，今歲秋收豐稔，而洋米仍絡繹輸華，充斥市場，賤價傾銷，查其進口數量，年遞激增，去年進口爲二二〇・四八六・六三九担，較前年度一〇・七四〇・八一〇担，竟激增一倍以上，價值達一萬萬金單位。今歲雖尙未有統計，但其入口數量仍將超過去年統計。國內米商，因受囤積影響，虧折甚鉅，今年各地災情雖廣，米產並未受若何打擊，故收穫均甚豐稔，若任洋米源源輸入傾銷，直接爲威脅我國米市，而間接必將影響農村破產也。

外麥傾銷。我國小麥，年來亦趨狂跌，其原因非由於國內產麥過豐，乃係我國各廠大都採用外麥，而外貨均係其本國過剩生產品，傾銷我國，狂跌價格，華麥亦隨之低落，故小麥市場，完全被洋麥所操縱。今

歲國內麥產亦甚豐富，而外國剩餘小麥，仍源源輸入，致我國各地小麥，均囤積滯銷。

米麥統計，據江海關調查，去年洋米麥進口之統計如下：

(甲) 洋米進口 (一) 安南七百五十餘萬担，價值三千四百餘萬金單位。(二) 英屬印度七百一十六萬餘担，價值三千零八十餘萬金單位。(三) 暹羅六百四十餘萬担，價值二千九百餘萬金單位。(四) 香港一百十餘萬担，價值五百五十餘萬金單位。(五) 其他國家，共計二千二百四十餘萬担，價值一萬萬零百餘萬金單位：

(乙) 小麥進口 (一) 澳洲九百二十餘萬担，價值三千萬金單位。(二) 美國二百九十餘萬担，價值七百萬金單位。(三) 坎拿大二百七十餘萬担，價值七百萬金單位。(四) 其他國家，共計一千五百餘萬担，價值四千三百萬金單位以上云。

從這些令人痛心的統計中，我們認為要復興中國農村，祇有打倒南京政府的棉麥借款，因為這種借款，正完全向摧殘農村的路向走的，但九月十五日的南京電訊：

棉麥借款用途支配問題，已規定細則，確將大部用於農村，每一用途應佔之比例：為復興農村事業佔十之

三，專事改良國棉，佔十之三，特種用途，佔十之二，整理幣制，佔十之二，此項假定，尙待……擬定詳表，送中政會通過後實行。

這種假定，是否能實行，不是我們所懸心的問題。我們只奇怪：以破壞農村者來復興農村，以摧殘國棉者來維護國棉，其所謂復興維護的程度，也可不言而喻！

日本帝國主義認爲中國政府第二個「以夷制夷」政策，是所謂國際技術合作。但至今對於這技術合作的內容，大家還莫名其妙。

日本爲甚麼那樣驚疑國際技術合作，爲的是國際技術合作之充分使用，足以破壞日本大亞細亞主義的前程。換言之：在我以爲如在南京這般的政府組織下，有使中國成爲國際殖民地的可能。中國成爲國際共通殖民地，斷不是日本的希望，日本想獨佔中國，南京政府中人，如宋子文輩，想把中國使帝國主義者利益均需，這種政策，在日本帝國主義看來，不能不認爲是中國政府的「以夷制夷」。

最近日本派杉村來華，據一般的推測，其目的有二：

(一)刺探國聯與中國技術合作，是否如表面之單純，

(二)考察我國政府各當局及外交界對日本之軟硬態度。

國際技術合作，完成於宋子文與拉西曼間之協商，拉西曼最近奉派來華，日本傳出的消息如左：

關於國聯派拉西曼博士之赴華，外務省以該氏前有對日策動之事實，此次赴華，或將爲政治的活動，故極重視。當時內田外相，曾命國聯帝國事務次長伊藤述史，喚起國聯之注意，最近據日內瓦之情報，亞普諾爾事務總長，於拉西曼博士出發之際，曾密招該氏謂：對華援助，須始終限於技術範圍，嚴禁干涉政治，拉西曼博士，亦已允諾。故博士此次渡華，或不致如從來爲反日活動。然外務省今後仍擬嚴重監視。

——九月十九日電通東京電

據倫敦方面所傳述：國聯爲監督國聯與南京政府間之技術合作，特組一中國委員會，委員爲英、法、德、意、挪威、西班牙、捷克、墨西哥及中國九國。經在巴黎開會，研究進行關於中國技術合作事宜，此外並已議決邀美國加入，經美方接受，於是中國委員會

即由十國構成。這個傳述中，有一段說：

其中有數國，在中國享有巨大物質的利益，有數國在實際上並無利益，而與中國有深切關係之日俄兩國，未曾加入委員會，其唯一理由，爲彼等非國聯會員。……但委員會對於彼兩國之地位及利益，將不漠視。

這段論調，很努力想釋日本對國際技術合作之懷疑，但不邀日本參加中國委員會，爲的「日本非國聯會員」。但美國也非國聯會員，何以必須請其加入？這是耐人尋味之點。國聯以法、英爲臺柱，而最近國際政治舞台上，英、法、美、意間的接近與協調，更是顯著的事實。而英日間經濟衝突之尖銳，與美日間軍備競爭之劇烈，尤其有劍拔弩張之勢。所以藉技術合作來誘致英、美、法諸國對於遠東問題的注意，日本不能不有切身的恐慌。不過中國不肯自強，只是弄此玄虛，以民族利益爲孤注，則前門驅虎，後門進狼，以夷制夷，終爲夷制。在南京政府的現勢之下，一切中國人，不能不有這樣的疑慮！

孫中山先生主張國際共同開發中國實業，孫先生主張的要點，我在「塘沽協定與棉麥借款」一文中，曾簡略申說過。我並指出南京政府假託孫先生的主張，以實施其

賣國政策的謬妄。我反對以棉麥借款來復興農村，因為復興農村，與棉麥借款根本處於相反的地位。但在一種有計劃的和強有力的組織之下，我贊成以機械借款來發展中國的農工業，使中國能充分利用外國過剩的機械，開發富源，解決人民食、衣、住、行的四大需要。同時我並贊成充分引用外國的技術人員，協助中國新事業之發展，但這不是如現時之所謂國際技術合作，造成一種在國聯隸屬之下的所謂「中國委員會」，監督國聯與南京間之技術合作，我所贊成之引用技術人員相等於蘇聯之推行其五年計劃所引用，尤其符合於 孫中山先生實業計劃中所垂示的各點。

在過去，尤其在滿清，中國並不是沒有引用過外國技術人員。海關郵務，到現在還有外國人員在協助，而赫德之整理海關，大家都以為是著有成績的。這種引用，在某一範圍內，還可算得「權操在我」，但在整個政府的指揮靈便上，已大有問題了，唐少川先生，曾有過這樣的一段故事：

唐先生自美國回來，做郵傳部侍郎，郵傳部侍郎，雖在尙書之次，但同樣是海關稅

務司的上司，一天赫德來謁見唐先生，詢赫德關於海關各事，赫德誇述其整頓之功，頗有志得意滿的神氣。唐先生便正色道：你能這樣努力，自是可嘉，但是你這幾年來，倒底替中國養成了多少海關行政人才呢？你不注意替中國培養海關人才，却把你自國人分布各處，你是不是想使中國海關行政，永久在你們掌握中呢？你果然努力為中國海關服務，你便當痛改前非，替中國海關，立下些穩固的基礎。赫德當時不能辯什麼，祇好諾諾而去，辭出以後，憤然說，唐少川是什麼東西？我初做總稅務司，他還是個未出頭的學生呢，現在做了侍郎，居然管教我了，我非使他辭職不可。結果：唐先生果然辭職而去。

如唐少川先生這類人，能念念不忘於「主權在我」這四個字，然而當時的海關行政，却已有尾大不掉之象，可見引用技術人員，正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南京政府這幾年來，引用由日內瓦到南京去的技術人員，已不一其人，如沙爾德、拉西曼、哈斯等等，其由美法介紹而來的，也已有三四人之多。但成績渺然，在實際的建設上，并未有何表顯。我以

爲要確定方針，用某人於某事，更持以力行之決心，務期某事於成，則於技術人員之引用，庶幾有濟，但目前的南京政府，百廢莫舉，誰相信它會有這樣的氣魄！

從上海來的一位同志，告訴我如下的幾段事實：

日本駐華公使有吉明，一天去訪謁南京行政院長并新任外交部部長汪精衛先生，在長談之後，有吉明表示：中國海關的進口稅，不應如此重徵。他說：「有許多東西，如海味之類，是中國所沒有的，中國應該減輕稅率，使外貨暢銷，這不但利便國人購買，並可以減輕本國人民的負擔」。汪先生方主張親日，自然頗以爲然，表示可商，於是問之財政部長宋子文，宋子文說：「不可！假如對日可減輕海味稅率，則其他各國的海味一齊入口，海關收入銳減，坐視外貨暢銷，這如何能行？」立法院長孫哲生說：「這有辭可推。你可以說：海物是奢侈品，如魚翅燕窩之類，所以非徵稅不可」。汪先生欣然自得，聆教而去。第二天，有吉明又來了，汪先生便告以孫哲生之言，有吉明說：「海味之中，誠然有奢侈品，但也有必需品，可以把何

種徵稅，何種不徵稅都一一開列出來，這不但輕而易舉，即於中日親善，也大有幫助」。汪先生却木然不知所答。此其一。

宋子文自美回國前，唐有壬曾秘密代表汪精衛先生跑到日本去。日本人說：宋子文這次出國，各國都跑過，獨不到日本，未免使日本過不去，務必請宋子文上岸一次，敷衍敷衍日本的面子。唐有壬說：「可」。於是日本各報，把宋子文在日耽擱的日程，都列定公布了，但宋子文竟不上岸。據說：「以他的立場，他不能到日本去」。他雖然接了許多國內要人挽勸赴日的電報，仍毅然拒絕。這種態度，我自然是絕對贊同的。但行政院院長的代表却攬的是這麼一套，未免太令人齒冷。此其二。

這兩段消息，是上海南來的一位同志所傳述，我姑記如右。我感覺到用客卿，要有用客卿之才和能。如南京當局者那樣的無常識無把持，甚至各幹各的，不相應和，結果必授人以隙，反過來為客卿所用。在現在的情勢之下，所謂技術合作，假如確抱著所謂「以夷制夷」的謬見，真有使中國變成國際殖民地的危險，結果，中國不亡於日本，反轉而

亡於國際而已。

我說過：祇有對日抗戰，是中國的唯一生路。除抗戰外，再沒有任何方法可以挽救中國之危亡。日本一方面以穩定「滿洲國」爲國策，企圖開始確立其所謂大亞細亞主義的基點，他認識：對華侵略政策愈急進，所引起的國際反響愈嚴重，而事實上則勢成騎虎，對華不能再有絲毫放鬆。它明白宣示：倫敦華府兩海軍公約滿期，與國聯退盟發生效力的一九三五年，與一九三六年，是日本的生死大關頭。這是日本的所謂非常時期。所以必須推行非常的國策，這國策的內幕，一言以蔽之，曰：備戰。

廣田弘毅已公開說了：

一九三五年遠東和平危險之時，中國應知其與日滿「實有共同之責任。

不取妥協手腕，不致歐美各國市小惠於中國，得大利之策者，而將使中國實逼處此，自願改取親日政策。

「使中國實逼處此，自願改取親日政策」，是日本「有理外交」的實質。它以對於中國的威脅，完成其對於遠東的統制，更從而應付一九三五年以後遠東的非常變局。爲了國際監

督軍備，英，美開始成立紳士協定，美俄進行復交，使美俄在太平洋沿岸取得聯立的形勢，由美大使台維斯之奔走，使美國與法意之間，在軍縮上鞏固其聯合陣線，而華盛頓方面，也公然聲稱：斷不變更其二三八、〇〇〇、〇〇〇元的造艦程序。這國際風雲之變幻與緊張，將給予我人以何種重大的教訓！

中國要自救，只有在國際帝國主義的「夾攻中奮鬥」。我們固然根本反對汪精衛先生喪心病狂的親日主張，同樣，我們也根本反對「以夷制夷」而中無主宰的外交政策。我們的道路只有一條，就是以對日抗戰來自救，由自救以建立孫中山先生所主張的大亞細亞主義。

——三民主義月刊第二卷第四期

再論大亞細亞主義

去年九月，我寫過一篇「大亞細亞主義與國際技術合作」，發表於本刊第二卷第四期。到現在快要一年了，這一年來，講大亞細亞主義的并未沉寂，而且還一天一天的掀動，日本侵略中國，說是爲實行大亞細亞主義，南京統治之對日投降，也說是爲實行大亞細亞主義，於是「同文同種共存共榮」等肉麻名辭，往往出之於兩國當道之口，而這所謂大亞細亞主義者，又都說是 孫中山先生的遺教，好像能實行 孫中山先生的大亞細亞主義的，祇有日本帝國主義和南京軍閥統治。「大亞細亞主義，天下幾多惡行，皆假汝名以行也」。我痛心於 孫中山先生大亞細亞主義之被人誣蔑，被人利用，所以再寫這一篇「再論大亞細亞主義」，看一看所謂大亞細亞主義，究竟是一種怎樣的主義。

中山先生提倡大亞細亞主義很早，這個主義的理想，在他發動革命的時期，早就蘊

蓄了。我早歲從 孫先生革命，每獲聞其緒論。 孫先生發生這種思想，不外兩種原因

第一：是基於一貫的革命理論的。

第二：是基於時代的客觀要求的。

孫先生的革命理論，是純乎三民主義的革命理論。從興中會的會章十則，到同盟會時代的四綱，一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建立民國，平均地權，一再到最後的三民主義演講，都同樣要解放民族，建立民國，實現其三民主義的政治理想。理想的目的是：

天下爲公

世界大同

內容是：

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鰥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爲己，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

大亞細亞主義，是達到這個目的的步驟之一，更是充實這個理想內容的方法之一。我們要注意：孫先生的革命方略，是由小而大，由內而外的，講政治建設或經濟建設，總是由地方到中央，如建國大綱二十五條，強半在指示地方自治的實行步驟。講民族主義，又歸結到中國民族之自求解放，而中國民族之自求解放，又歸結到同姓間之互相團結，結成一個強固的團體。所以說：

大家如果知道自己是受壓迫的國民，已經到了不得了的時候，把各姓的宗族團體先聯合起來，更由家旗團體結合成一個民族的大團體，我們四萬萬人有了民族的大團體，要抵抗外國人，積極上自然有辦法。

——民族主義第五講

於是在孫先生的革命主張方面，要：

- 一 由家族之團結到宗族之團結。
- 二 由宗族之團結到民族之團結——民族主義之民族獨立。
- 三 由中國民族之團結到亞細亞民族之團結——大亞細亞主義。

然後：

四 由亞細亞民族之團結，完成世界各民族間之平等友善——世界主義之世界大同。

孫先生也講世界主義，但說：「民族主義先於世界主義」，且曾力說中國古代專講天下主義之非，假如忽略民族主義而單講世界主義，不啻一個香港苦力，拋了呂宋彩票求發財，雖然中了彩，仍無所得，而竹槓和繩子，却早已丟掉了。同樣：講大亞細亞主義，也必須基於民族主義，如單講大亞細亞主義而忽略了民族主義，這樣的大亞細亞主義，也決不是 孫先生所主張的主義。

孫先生何以要講大亞細亞主義呢？就爲的實行民族主義。大亞細亞主義是民族主義與世界主義間的一層連鎖，說清楚些，是由民族主義過渡到世界主義的一座橋樑。所以講大亞細亞主義，一方面要完成民族主義，一方面要促進世界主義。而完成民族主義一端，尤爲先急。完成民族主義，在抵抗一切帝國主義的侵略，解決帝國主義者所加於亞

洲民族的羈絆。有一段話，最可以表明這種主張：

到近幾百年來，我們亞洲民族，才漸漸萎靡，亞洲各國家，才漸漸衰弱，歐洲各國家，才漸漸強盛起來，到了歐洲的各民族發揚和各國家強盛之後，他們的勢力更漸漸侵入東洋，把我們亞洲的各民族和各國家，不是一個個的消滅，便是一個一個的壓制起來，一直到三十年前，我們亞洲全部可以說沒有一個完全獨立的國家，那個時候可以說是世界的潮流，走到了極端。

——孫先生講「大亞細亞主義」

情勢如此，唯一的希望，是中國民族的自救與亞洲民族的自救。孫先生似乎特別

多對日本人講大亞細亞主義，為甚麼？為的：

在三十年前，日本也是歐洲的一個殖民地，便是日本的國民，有先見之明，知道民族和國家之何以強盛與衰弱的關鍵，便發奮為雄，同歐洲人奮鬥，廢除所有不平等條約，把日本變成一個獨立國家。自日本在東亞獨立了之後，於是亞洲全部各國家和各民族，便另外生出一個大希望，……做種種獨立運動，要脫離歐洲人的束縛，不做歐洲的殖民地，要做亞洲的主人翁。

——孫先生講「大亞細亞主義」

因此，要日本多負些責任，在「己立立人，己達達人」的大道理下，盡些協助亞洲民族獨立的重大義務。我上文說：孫中山先生提倡大亞細亞主義，基於客觀的要求者意卽在此。故：

(甲)假如中國講大亞細亞主義，則唯一要求，在先實現中國民族之獨立。

(乙)假如日本也講大亞細亞主義，則日本的任務，在以王道精神，協助亞洲各民族獨立，共同抵抗歐美帝國主義之侵略。

要說明以上兩點，應該明瞭孫先生提倡大亞細亞主義的根底作用。孫先生提倡大亞細亞主義雖早，但具體的公開演講，實始於民國十三年冬。那時孫先生爲主張召集國民會議北上，道經日本，才在神戶對商業會議所等五團體演講。在那次演講中，孫先生對於大亞細亞主義，指出了兩個要點：

(一)是大亞細亞主義的基礎問題。

(二) 是大亞細亞主義的應用問題。

關於第一點，孫先生說：

我們現在處於這個新世界，要造成我們的大亞洲主義，應該用什麼做基礎呢？就應該用我們固有的文化做基礎，要講道德，說仁義，仁義道德就是我們大亞洲主義的好基礎。我們講大亞洲主義，以王道為基礎，是為打不平。

關於第二點，孫先生說：

我們要講大亞洲主義，恢復亞洲民族的地位。

要脫離歐洲人的束縛，不做歐洲的殖民地，要做亞洲的主人翁。

在這兩個要點之下，孫先生所告誡日本人的，是：

你們日本民族 既得到了歐美的霸道的文化 又有亞洲土通文化的本質，從今以後對於世界文化的前途，究竟是做西方霸道的鷹犬，或是做東方王道的干城，就在你們日本國民去詳審慎擇。

最妙的是，一部份以耳代目之徒，力說孫先生倡導大亞細亞主義之非，他們說：「孫先

生倡導大亞細亞主義，便是九一八事件發生的根源」。理由沒有述明，說話却一口咬定，我還記得民國十三年冬，孫先生在日本演講大亞細亞主義時，所謂研究系一派人也發表文章，信口批評，以爲孫先生那樣講大亞細亞主義，不啻送中國給日本。立說之謬，自不待言！他們沒有懂得甚麼是大亞細亞主義，更沒有明瞭大亞細亞主義的基礎和應用，尤其沒有明瞭孫先生歷來對於日本的態度，此輩言論，別有會心，當然不值我去深辯的。

孫先生對於侵略中國的各帝國主義者，歷來持一種極嚴正的反抗態度。孫先生的唯一對外政策是：

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鬥。

在民族二字之上，并不加任何限制辭，大和民族也好，斯拉夫民族也好，盎格羅撒遜民族也好，甚至印度民族也好，只要能「平等待我」，便可以「共同奮鬥」，對於任何民族，無愛無憎；「平等待我」，好比是一個衡量的尺度，在這個尺度的衡量下，決定我們對於

某一民族的愛憎或棄取。孫先生何以主張聯俄？就爲蘇俄當時，能矢言以「平等待我」，越飛之來，和與越飛之所計議，沒有一件不是協助中國，完成革命的。越飛死了，加拉罕鮑羅廷來了，孫先生逝世了，蘇俄東方政治局也一天一天糊塗了，史丹林之徒，也頭腦昏悶了，便一一食言而肥。蘇俄不能以「平等待我」，我們便祇有拿出對俄絕交之一策來。

更可注意的，孫先生公開講述大亞細亞主義的時期，正是聯俄極有進展的時期。從可知聯俄和大亞細亞主義，原沒有絲毫衝突。尤可知孫先生之用心，祇在推行王道文化，杜絕一切帝國主義的侵略，假使能平等待我，共同爲王道文化去奮鬥，則蘇俄固好，日本也何嘗不好，甚至一切歐美的國家也無一不好。假使不平等待我，祇在固持霸道文化，實施其帝國主義的侵略政策，則日本固不好，蘇俄也何嘗算好。我記得有一年在東京，許多日本人問孫先生說：

何以大部份中國人，恨日本較恨歐俄爲甚。譬如歐洲侵畧中國，日本也僅僅侵畧中國，那中國恨日本的程

度，至多僅該與恨歐洲相等。

孫先生說：

是了，然事實斷不如此。日本人嘗對中國人說：「同文同種共存共榮」，中國和日本的關係，原該比歐美爲親切。譬如中日是兄弟，中國和歐美各國便僅僅是朋友，朋友侵畧中國，做兄弟的也居然趁火打劫，就普通的感情方面來看，這被侵畧的老大哥應該恨朋友多呢？恨兄弟多呢？

進一層說：歐美侵畧中國，祇劫去些門外東西，兄弟侵略大哥，竟至升堂入室。侵畧雖或相同，程度實有深淺。這更其是不能不深恨的原因，這些地方，你們日本人不能不自反！

所以，孫先生所質詢日本人的，只是？

做西方霸道的鷹犬呢？

做東方王道的干城呢？

何去何從，在於日本國民的詳審慎擇，絲毫不加勉強，孫先生的意旨，在以最忠懇的態度，對日本國民作深刻的勸導，希望由這深刻的勸導，引起日本國民的同情的愧

悔，與真實的自覺。再希望由此愧悔與自覺，完成中國民族之獨立，實現大亞細亞主義的根本主張。

由此看來，那些無聊之徒所加於孫先生的大亞細亞主義之誣蔑，應該釋然了。日本此時，努力做著西方霸道的鷹犬，并不想做東方王道的干城。日本的一切殘暴行爲，斷不爲大亞細亞主義所容許。南京政府此時，甘心做西方霸道鷹犬掌握中之被獵物，并不想爲東方王道文化盡甚麼奮鬥的責任。南京政府的一切卑屈行爲，也斷不爲大亞細亞主義所容許。事實昭然，至不容有絲毫疑問的。

甚麼是大亞細亞主義？明白說：

- 一、是東方的王道主義的，非西方的霸道主義的；
 - 二、是濟弱扶傾主義的，非巧取豪奪主義的；
 - 三、是三民主義的民族主義的，非帝國主義的獨佔主義的。
- 要懂得這些，明瞭「是……」與「非……」間的分際，才配談大亞細亞主義，也才

配批評 孫先生的大亞細亞主義。

如上所述，可知 孫先生的大亞細亞主義，不同於（一）俄羅斯人的大斯拉夫主義；（二）德國人的大日爾曼主義，以及其他一切以侵略爲骨幹的大（什麼）……主義。所以如日本之所謂大亞細亞主義，原只是「大大和民族主義」，現在日本人老實些了，「同文同種共存共榮」之說，聽了似乎有些不對，便一轉而爲「亞洲門羅主義」了，這正如妄人天羽所說：

維持東亞和平及秩序，在日本責任上單獨行之，乃當然之歸結，而遂行此事，乃日本之使命。日本具有決行之決意，然而實行此次使命，日本不得不與中國共同担維持東亞和平之責，中國以外固無分担責任之人。……中國如果利用他國，排斥日本，或竟用違反東亞和平之手段，或用以夷制夷之對外政策，在日本不得已，惟有加以排擊。

——四月十七日日本外務省聲明書

這是日本帝國主義對於中國的獨佔主義，申言之：便是所謂日本的「亞洲門羅主義」。日

本倡導亞洲門羅主義，有兩個原因：

(一)自以爲是亞洲近代文化的先進者，不免龐然自大，自居爲亞洲的當然領袖。

(二)自願地狹人稠，爲維護其經濟生存權，必須摒斥歐美各國於亞洲之外。

其實，就門羅主義的本質看，斷沒有如日本帝國主義所主張的狹隘，卽如美洲門羅主義，就不同於日本的亞洲門羅主義；

第一：美國之門羅主義，祇爲應付當時幾個歐洲國家，並不想在南美獲得甚麼非法的特殊權利，日本則要求歐美承認它在中國的特殊地位，要使中國成爲日本的保護國。

第二：美國的門羅主義，似可容許歐洲來參加解決美洲問題，（如國聯調解玻利維亞與烏拉圭糾紛）日本則竭力拒絕歐美來調解中日爭端。

所以日本的亞洲門羅主義，是日本的獨佔亞洲主義，在與美國門羅主義之衡量上，性質顯然不同，我想：日本大亞細亞主義之本質，是以皇室爲中心的全亞統制主義，初步成

功在朝鮮，第二步便是「滿洲國」，第三步也許是西蒙……華北。都是所謂傳統政策之一部份，民國以來，日本標榜同情中國，實行大亞細亞主義的成績，可簡舉如下：

(一) 援助二次革命，藉以脅迫袁世凱取得滿蒙四鐵道權利。

(二) 援助革命黨倒袁，同時又援助宗社黨勤王，一面又援助蒙匪擾亂，引起鄭家屯案，為進一步之脅迫與要求（即所謂「第五項要求」）。

(三) 援助段琪瑞練傀儡參戰軍，欲用以壓伏本黨革命勢力，置中國於日本保護之下。

(四) 皇姑屯案時，利用張宗昌（即所謂「萬國道院」案）企圖東三省獨立復辟。

(五) 民國十六年出兵山東，阻止本黨北伐，引起濟案。

(六) 十七年冬阻止東三省易幟，妨害統一。

(七) 民二十年九一八以來之種種舉措。

凡此種種，都是日本掩護在同情中國實行大亞細亞主義之下所幹出來的勾當。要旨在實踐：「欲征服中國，必先征服滿蒙，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國」的狂悖主張。從日韓合

併到割裂東北，泡製成爲「王道樂土」的怪模型，再到今日之西蒙侵略，華北統制，建築鐵道要求，……都是日本的一貫政策。試問：這是大亞細亞主義呢？是中日親善呢？還是中日的「共存共榮」呢？

我說過：帝國主義者不希望中國統一，希望中國統二統三。中國能統二統三，帝國主義者便有了生發了。這個希望，以日本爲尤切。在我所舉上列七端裏，日本之扶東植西，幫南助北，表顯得尤其清楚，原因是中國的某一部份，在各個的立場上，不一定存心要賣國，中國不統一，日本可以利用各個間之不統一，誘致其予日本以權利，這是日本希望中國統二統三的理由，目前中國的對日外交似乎已經統一在南京政府的賣國政策下，這更其是日本的特殊希望。南京政府變做日本侵略中國的經紀人，「黃郛政權」和「汪兼外長」之類，變成了對日出賣中國的捐客，日本對中國便可予取予求，視如外府。所以優惠日本的關稅進口新稅則等，單單經過所謂政治會議審議，便可以公布施行。這種捐客，在日本看來該算得忠誠可嘉！

八月十四日香港中興報載：

黃郛此次回任，已函得日方同意，殷回赴大連會議之結果，爲：（一）長城以南戰區保安隊，由日人指揮調遣，以清匪患；（二）華北政權歸黃郛統轄，以便折衝於南京日滿之間。

所謂大連會議，原只如此。現在黃郛回任了，從今以後所謂「黃郛政權」者，可以放手賣國，應該再沒有甚麼阻礙了！

於是日本的大亞細亞主義——皇室中心的統制全亞主義，可以更順利地在華北開展。南京統治也可以說：這是中日親善的開端。「汪兼外長」在「一面交涉一面抵抗」之下說過「中日親善有考慮必要」，到現在也許考慮已經完畢，到了確切實行的時期了。

然而這實行的：

是大亞細亞主義呢？

是南京統治的賣國主義呢？

是日本的皇室中心的統制全亞主義呢？

該不用我們來解釋了吧！

——三民主義月刊第四卷第三期

再論大亞細亞主義

四三

爲蔣日妥協正告友邦人士

自南京軍事當局對日屈辱之工作，步步實施後，我友邦人士，對於中國政治之觀感，仍多謬失，余既已於各西報刊布一文以糾正之矣。乃者一部分國外報章，每以爲中國既不能抗日，則對日屈辱，亦正爲解決中日問題之一法，如倫敦泰晤士報，且以前此西南政務委員會巧日通電反對蔣日妥協，爲足以貽誤大局，并認南京之軍事負責者，仍足以統一中國，解決中國當前之難題。此種見解，凡熟識中國情形，明瞭中國歷史者，自能深識其錯誤，而此種錯誤之見解，脫不幸見諸事實，則其影響中國前途及世界和平者尤深且鉅，故余不能不更辭而闢之。

西南政務委員會發表之巧日通電，實有極真確之事實以爲之依據，南京政府寄日之覆電雖欲曲爲隱諱，然不能自圓其說，僅要求西南切實奉行其所頒之計劃。南京政府之

計劃，我人三年以來，已熟聞之，此計劃之內容，爲抗日乎？爲降日乎？時至今日，已獲得極明確之證據。日前黃郛談話，謂「此次奉中央命北來，任務要點爲不是妥協，亦非求和，乃在互相諒解下謀求和平」。北平電訊，又稱「黃已明言交涉方式，不拘一格」。此所謂「在互相諒解下謀求和平」，實足耐人尋味。日本不能放棄其侵略政策，歸還我已失之土地，試問中日之間，何能互相諒解？又何能謀求和平？在此種情勢之下，竟能「諒解」與「和平」，則必將使中國放棄東三省及熱河，承認日本非法掠得之權益，然後日本方不爲進一步之侵略。此所謂「諒解」與「和平」云者，直中國對日之妥協與屈辱而已。西南政務委員會巧日通電，照會國際聯盟及簽字於非戰公約，九國公約有關各國，明言鑒於國家形勢之危急，不能不代表中國人民，表示其真正之意向，即東三省及熱河爲中國領土之一部，中國人民斷難容忍其分割，故日本參謀本部與南京軍事委員會間之一切談判，我人將不問政府中人參加與否，堅決否認之。蓋現在北平代表南京軍事委員會之黃郛，欲在「交涉方式不拘一格」之宣言下，求所謂中日間之諒解與和平，此諒解與和平

之代價，必將爲：

(一) 中國放棄東北及熱河，容許偽組織成立。此後日本之力量，在中國將益能獲得長足之進步，駸駸以及於南方，南方之經濟權財政權亦必漸次爲日本所統制。此在中國爲不能保障其領土主權之完整，預兆亡國之張本，在世界則使世界各國欲用以維繫世界和平之國聯盟約，九國公約，非戰公約，根本喪失其意義與價值。

(二) 日本將以南京政府之對日屈辱，益穩定其在華之權益。其危機爲：(甲) 遠東市場之漸次爲日獨佔，破壞列國在華之商業經營的平衡，(乙) 太平洋霸權之爲日獨佔，使太平洋之和平，以日本力量之擴展而速其破裂。

故南京政府對日屈辱，被其受害者，驟視之似僅爲中國，深察之，亦實爲遠東與世界。申言之，我人之反對對日屈辱，一方面固在要求維持中國之人格，保障中國領土之完整，一方面亦在維持世界和平，使世界能不以中國之對日屈辱，坐令日本肆其野心，致

今後之世界更蒙無窮之禍患，此正余所不憚再三爲友邦人士告者。以是之故，余不僅絕對同情於西南政務委員會之巧電，且認爲凡中國人民真正之主張，及世界有眼光之政治家與各國公正人士之意見，此宣言實足以代表之。

據各方面所得消息，日本參謀本部與南京政府軍事委員會間之妥協，其尙在磋商中之秘密條件，有一項極可注意，卽如妥協成功，日本可助南京軍事當局統一中國與清剿共匪。此兩事，一部份人或將爲其所愚，以爲欲解決中國當前之問題，此兩事實急不容緩，故對於中日間之妥協，亦以此而欲表示同情。此輩之期望，在大體上，似無甚錯誤，顧其所認爲可行之方法，則實爲大謬。余敢斷言對日屈辱，不僅不能使中國統一，且將使中國益形分裂。蓋中國國民與一切革命之同志，必不能容忍賣國之奸徒，竊據政權，由對日屈辱，以鞏固其獨裁專斷之基礎，使整個中國，爲此輩奸徒所斷送。今日中國之大患，在中國國民黨治之不能行使，過去數年中，雖號稱黨治，然國家政權，盡操於軍事當局一人之手，軍事當局在江西，政府之力量亦在江西，軍事當局在武漢，則政

府之力量亦移武漢。政隨軍行，故國府主席，自稱爲監印官，若院長部長，殆不啻爲臨時招得之雇傭矣。今日之南京，純爲軍事當局一人所操縱，此人欲賣國，欲對日屈辱，則南京政府之臨時雇傭，亦必須賣國，必須對日屈辱，否則卽無以自存。然此類雇傭，不能自承賣國，自承對日屈辱，則又必須鼓其如簧之舌，曲爲隱諱，以度其欺詐誑騙之生活。故目迷五色之論調，如「休戰非妥協」「諒解非屈辱」等等，亦遂時時展現於報章。然全國國民及一切革命之同志，祇能服從黨，不能服從賣國之奸徒，更不能自貶人格，自墮氣節，助賣國之奸徒爲虐，以斷送黨國。則對日屈辱之結果，必使革命與反革命之鬥爭，益形尖銳，而中國亦必重陷於分裂。民國二十年，粵甯分裂，主要原因，卽爲革命同志反對軍閥之專斷獨裁，其後所以能和平，亦爲南京軍事當局肯變更其獨裁之政策，并負責抗日。顧粵甯和平，不肖黨人，爲自求出路，不惜破壞夙所懷抱之主張，附從軍閥，而軍閥亦卽食言而肥，仍抱持其不抵抗主義，以造成今日對日屈辱之局面。一切愛國之國民，與革命之同志，不能對日屈辱，放棄國土，爲日本之奴役，自必將繼續民

國二十年非常會議之精神，以貫徹過去之主張。故賣國之奸徒，不能統一中國，奸徒一日不去，中國必一日不能統一，而一切革命之同志，愛國之國民，亦必一日不能停止其反對。總之，中國對日，非不能抵抗，而實爲賣國者之不肯抵抗。如「不抵抗主義」，如「長期抵抗」，如「三日亡國」，如「一面抵抗，一面交涉」，及歷次抗日軍之絕援潰敗，舉足爲賣國者不肯抵抗之明證。推賣國者之用心，純在肆力內爭，期托庇外人以鞏固其個人之統治，故助南京軍事當局統一中國，竟爲對日屈辱的條件之一。實則專斷獨裁之政制，能成立於中國，則袁世凱之皇帝夢，早可實現，而孫中山先生所領導之革命力量，亦無由遺留於今日。袁世凱之器識能力，當非今之夢想獨裁者所能幾及，結果尙不免身敗名裂，爲天下笑，謂爲對日屈辱，可使賣國者統一中國，其誰信之？

至清剿共匪，更非對日屈辱之南京政府所能負責。共勢之大，由於南京軍事當局之不肯剿共與不能剿共。唯不肯剿共與不能剿共，故南京軍事當局剿共五年，而共匪之力量，愈益強大。共匪初作祟於江西，僅數百衆耳，由百而千，由千而萬，及今且達十萬

以上，實南京政府有以縱之。共匪之所以坐大，我人姑略政治之原因不談，僅就軍事言，則過去南京軍事當局之剿共，實非真心剿共，乃假剿共爲消滅非嫡系軍隊之利器。故其直屬之部隊，常不參加剿共，剿共之工作，惟調南京軍事當局所視爲異己之部隊負之。此項軍隊，無充分之戰鬥力，又不予以給養及補充，結果其軍隊惟有出於降共之一途，如舊西北軍孫連仲部隊之一部分，尤爲明顯之證據。故共匪之數量及餉械，實南京軍事當局爲之補充，蓋南京軍事當局之視剿共，不啻爲消滅異己軍隊之良機，此共匪之力量，所以愈剿而愈大也。五年以來，用於剿共之軍隊，前後達四十萬，糜費軍餉，達數千百萬，成績何在，宜爲國人所共知。故余嘗云，剿共非蔣氏所能，今欲從對日屈辱以求清剿共匪，尤爲莫大之錯誤。且剿共非爲一種單純之工作，除於軍事方面，當實心進剿外，尙當努力於刷新政治，推進地方自治，改良教育，及運用外交諸端，始克有濟。凡此種種，尤可斷言決非獨裁專斷之南京軍事當局所能勝任。

總之，對日屈辱，不能使中國統一，亦不能清剿共匪，惟將使中國益陷分裂，使共

匪之力量，益形開展。蔣之不能剿共，已如上述，今如對日屈辱條件所擬議，蔣不能剿，使日人助南京軍事當局以剿之。日本是時已佔東北，威脅華北，更歡迎之以進入長江上下游，則彼時之中國究成何種景象耶？此一問題，不特國人應加注意，即世界人士亦當加以深切之顧慮。故我人誓當反對南京政府對日屈辱之醜行，不惜犧牲一切，求中國最後之自由與獨立。誤國賣國者，實爲我人革命之對象，我人今茲反對南京政府之對日屈辱，與過去反對袁世凱及一切賣國奸徒如曹汝霖陸宗輿等，初無二致，此尤願友邦人士深刻體認之也。

中華民國二十二年五月二十七日

胡漢民

英美俄協調與遠東問題

兩個月前，有一位上海的西報記者，託人介紹來見我。他問了我很多話，大概都關於中國問題和世界問題的。其中有兩點，可以舉出如左：

他問：中國剿共問題，全世界都關心著，但成績極微。據我們看：蔣介石將軍怕担不了這樣重大的責任，不過不剿又不好，剿又不能，先生以為如胡適博士所提出的辦法，可以行得通嗎？

我問：胡適的辦法是甚麼呢？

他說：胡適博士認南京政府的剿共為不可能。他主張政府與江西紅軍應該協議休戰。政府不再圍剿，承認以江西紅軍已得的區域為共產主義實驗區，江西紅軍也承認以後不再擴大其區域，祇就其已得區域，實行共產主義，這個

協議成立，剿共問題，便可以解決了。請問先生對於這個主張，有些甚麼意見？

我聽了這位記者的話，我祇有發笑。

我問：

在你的立場，你以為中國人民應該承認滿洲的傀儡組織嗎？假如中國人民不能承認滿洲的傀儡組織，我們便沒有理由可以承認江西的傀儡組織。

滿洲的傀儡組織，為日本帝國主義所卵育，江西的傀儡組織，為蘇俄帝國主義所卵育。這兩種組織，同樣都破壞中國領土主權的完整。所以中國國民，實無從容忍其存在。假如胡適的建議可以成立，我們必須絕不遲疑的把東三省和熱河送給日本，中國今後，便應該在原來的領土上成立三個政府，你以為中國應該如此嗎？

剿共誠然不是一件單簡的事，蔣介石剿共之難以成功，是我早已預斷過。真實的剿共，必須能運用這五種力：（一）軍事力、（二）政治力、（三）外交

力、(四)教育力、(五)生產力。在軍閥統制之下的南京政府，產生不出這五種力來。這是蔣介石剿共失敗的根本原因。

我接著，還說了些關於剿共的具體意見。

他問：

照現在的情勢，中國不能對日抗戰，便解決不了滿洲問題，國聯祇是仗義執言，它沒有實力，也解決不了滿洲問題。我以為我們應該鼓吹英、美、俄合作，共同對付日本，先生的意思以為怎樣？

我說：

你這個意見，凡是關心到遠東問題的人，誰都應該同情的。鼓吹宣傳，是你們新聞記者的責任，也是一切努力實際政治者的要求。要英、美、俄協調，共同制裁日本，而中國又能對日抗戰，以自力來恢復領土主權之完整，遠東和平，才會獲得保障。

過去在英、美、俄三國之間，都有一種錯誤，在蘇俄，固持着所謂世界革命的主張，無孔不入的宣傳所謂赤化，結果：不但沒有成效，反而引起英

、美各國莫名的反感。他們以為只要能利用各個帝國主義間的利害衝突，便可以推行所謂世界革命，過去的經驗，應該證實這種理想是完全錯誤了。英、美呢，畏蘇俄如虎，以為蘇俄是赤色的可怖的國家，它是共產主義的發祥地，與他接近，必將損及資本主義組織的安全，這種疑慮，使英、美、俄之間，不能協調，使日本乘瑕蹈隙，造成其在遠東最狂妄的近態。我說：造成這種事態，英、美、俄各國，都應該負很多責任，今日以後，如果不能挽救，則敷衍苟且，未來的遠東，是不容再樂觀的。

這位記者很以我的話為然。他說：我願意根據先生的話，努力宣傳這一個切要的主張。

我對於這個問題，有很多意見，在我那天與記者的談話中，我還涉及各方面。在這篇文章裏，我想繼續那天談話的意思，再表示些個人的意見。

一九二九年以來的世界，爲經濟恐慌的怒潮所籠罩著。賠款、戰債、軍縮等問題之不易解決，造成國際間錯綜複雜的局面，最明顯的是：

一 各資本主義國家，爲轉嫁其經濟恐慌的危機，使國際政治之衝突，日益尖銳：
（一）歐與美，爲戰債、貿易問題而破裂其協調；
（二）英、意、德、與法和小協約國，爲賠款、修約問題而形成其對立。

二 蘇俄建設之猛進，與因世界經濟恐慌而陷資本主義國家於動搖，使資本主義國家殖民地的獨立運動，日益開展，這種開展，震盪了全部資本主義國家，使它們聯合一致的反對蘇俄戰線，較前更形鞏固。

三 各資本主義國家，雖具一致的反蘇俄要求，但爲轉嫁其國內之經濟恐慌，又不願放棄其殖民地市場侵奪政策，同時，因蘇俄和平政策之運用，使資本主義國家，重視他們自身間的衝突，過於反蘇俄的要求。換言之，各資本主義國家自身間的衝突，甚於對俄的衝突。

這種緊張的狀態，在遠東，是環繞於英美英日、美日的對立上面，在歐洲，是環繞於英法、法意、德法的對立上面。但這些對立的國家，仍然不能忘情於蘇俄。所以各個對立的國家，在設法克服其自身的矛盾之外，對於蘇俄，還是一致懷抱着敵對的態度。

日本侵略東北，就國際形勢看，便是這種複雜、錯綜、衝突、矛盾的國際形勢的產物。日本知道英、美、法諸國都一致反對蘇俄，便說：「蘇俄力量的東向伸展，結果必將使中國赤化，中國赤化，則世界資本主義的前途，必將益趨短促」。它以為東北是蘇俄力量東進的孔道，日本佔領東北，一方面可以保障其既得權益，又可以為世界資本主義國家盡莫大的義務。日本這種理由，最初很可騙到英、美、法諸國的同情，而英、美、法諸國，以為只要日本不為過甚，侵害到它們自身的權益，則樂得置之不問，二年以來，國聯態度之時張時緩，便是英、美、法諸國這種心理的最好的說明。

日本看破這點，所以它的態度，便愈做愈放肆。它為避免英、法、美諸國挾國聯而予以責難，為不甘受各小國家的指斥，為放棄其對國聯作正面的折衝，為防止外來的阻

碍，影響其「滿洲國」政策之完成，便毅然決然於三月二十七日正式宣告退出國聯。據日本電通社所傳佈，日本退出國聯後的外交政策，將如下述：

一 對「滿洲國」：日本決定與以充分之援助，俾爲健全之發達，互相提攜，謀遠東政策之安定。且準備相互之通商關係，努力日「滿」經濟權之統制。

二 對中國：日本希望到達由中、日、「滿」三國提攜，保障遠東可安全確立友好關係之時期，暫時靜觀中國內政之動向。日本並不自動進行交涉其他積極的活動，即中國仍用以夷制夷之策，亦陷謬誤，亦僅好意的促其反省而止。惟仍期待中國政府自動的整備中日「滿」關係之保障，而發生中日「滿」三國國交之端緒。

三 對美國：日本準備將一掃被史汀生主義而培植之美國對日嫉視的感情，使其認日本在遠東主動的位置，爲遠東及太平洋之和平，進行兩國局部的瞭解，經濟的有無相通。關於軍縮及其他非戰的設施，務必努力認識相互間的特重事態，而達成好意的協力。

四 對蘇俄：日本政府以爲日俄不侵犯條約，雖認爲尙未到時機，然尊重兩國之經濟提攜，使俄「滿」兩

國間公式化，並一掃「北滿」地方國境之不安，以善鄰國資格，俾行其澈底親善的政策。

五 對英國：尊重英國在東洋之特殊權益，同時使理解日本對「滿洲國」之所信，而維持英日同盟以來之友誼關係。

六 對法國：與英國同樣的看法。日本期待法國能認識日本在遠東之主動地位。

七 對國聯：日本對國聯及其他小國，決定僅對歐洲的政治問題，表示消極的不滿意而止。對其他和平事業、文化事業等，仍與合作。

日本這種可由通訊社公表的外交政策，只是外交上的烟幕政策。但的確可以窺見它對於外交佈置的精密與周備。它一面退出國聯，一面對於操縱國聯的英法，都不肯在外交上有絲毫放鬆。對歐洲各國，又竭力保持着密切的關聯，免得在外交上益陷孤立。它今後的政策，是在用間接的外交手腕，牽制國聯，並利用英、美、俄間的利害衝突，貫徹其對於中國與國際的野心。松岡洋右之由美返國，石井之赴美參加經濟談話，以及其他最近對於軍縮的和美國和平申請書的覆文，都是這一貫的野心政策之暴露。

各個強大國家，尤其如英、美、俄三國，任令日本在遠東造成嚴重的局勢，使世界和平，突呈暗淡，這樣的錯誤，是永遠不能洗刷的。固然，南京政府之不抵抗，一味依賴國聯，使人愛莫能助，尤其應該負最大的責任。現在在南京政府之下，竟與日本實現所謂和平了。我在本刊上一期「爲蔣日妥協正告友邦人士」一文中，我對於這種狀態，指陳兩點意見：

(一) 中國放棄東北及熱河，容許僞組織成立。此後日本之力量，在中國將益能獲得長足之進步，駸駸以及於南方，南方之經濟權、財政權、亦必漸次爲日本所統制。此在中國，爲不能保障領土主權之完整，預兆亡國之張本，在世界，則使世界各國欲用以維繫世界和平之國聯盟約、九國公約、非戰公約、根本喪失其意義與價值。

(二) 日本將以南京政府之對日屈辱，益穩定其在華之權益。其危機爲：(甲) 遠東市場之漸次爲日獨占，破壞列國在華之商業經營的平衡。(乙) 太平洋霸權之爲日

獨占，使太平洋之和平，以日本力量之擴展而速其破裂。

日本強佔了東三省和熱河，日本在太平洋上的軍事優勢，便趨於完固。今後若干時期的太平洋，必將漸次爲日本的太平洋，太平洋沿岸所有的各項利益和領土，都有被日本統制的可能。此一統制，不但在經濟和文化上受其危害，甚至在人種上，也會遭逢劫運。這是世界的大禍患，關心遠東問題和世界問題的人，所不能不加以顧慮的，尤其想保障世界和平，使二次大戰的序幕從緩揭開的英、美諸國，所不能不加以防範的。

從蘇俄以至英美的遠東政策，過去都陷於極度的錯誤中。它們只顧念了目前的小利，忘却了未來的大患，它們只顧慮了自身的利益，忘記了世界未來的動盪。這一動盪，會使世界激進於恐怖之域，會使資本主義國家間的衝突，益發嚴重而無從解決，甚至會使資本主義國家的名辭，從此成爲歷史的陳迹。蘇俄呢，想由此實現其所謂世界革命，也未免是一種夢想。因爲照現在的情勢推測下去，可斷言不能便容許其如此。

蘇俄的遠東政策，是所謂一貫的和平政策。政策內容，可以從一九三〇年李維諾夫的就職演說中看得出來：

我們對外政策之最重大的任務，就是在從外部的動搖之自由與和平的諸條件之下，保證我們社會主義的建設。……我們決定要從占地球上六分之五諸資本主義國之圍繞，完成我們一國之社會主義的建設。我們不能忽視了這一事實。因此暫時我們就是二種社會制度之和平的共存方法之發覺與實現的努力者。

二年以來，蘇俄對於遠東問題，的確支柱在這所謂一貫的和平政策之下。蘇俄說：和平政策，不僅是在五年計劃時期中所採用的手段，而且是社會主義國家百年不變的大計。在革命十五周年紀念日（十一月七日）中，加列甯（Kalinin）和紅軍領袖伏羅希洛夫（Voroshilov）的演說是：

關於遠東的狀況，儘管有大的進步，然對蘇聯的威脅，仍未完全過去。我們的政策，依然如舊。我們要自由運用一切方法，繼續為和平而努力。——加列寧

紅軍注意到全國正在建設社會主義，不願戰爭。但紅軍決不允許任何人侵入蘇聯邊疆一步。

這是蘇俄對遠東問題至今未變的態度。

美國呢，美國的遠東政策，是始終根據其一貫的所謂不承認主義。過去史汀生的講壇外交和文書外交，便是支柱在這一箇空洞的不承認主義之下。一九三二年一月七日，通牒中日兩國謂：

美國政府，決不承認損失條約利益之任何形勢之法律效力，或有意承認任何條約或協定，……對於憑藉違反盟約規定及非戰公約義務之方法而造成之任何形勢，條約或協定，美國政府皆將一律否認之。

一九三二年二月二十三日，史汀生發表其致參議員波拉解釋九國公約的公開書，八月八日，在紐約國際關係協會，和十月二十六日在畢斯堡城作捍衛非戰公約尊嚴的演說，這兩個演說，雖然比較激進，表示出強硬的主張，但沒有實際捍衛公約的行動，結果，仍不免失於空洞，史汀生說：

彼欲藉口保護國民以掩飾其實行帝國主義政策之國家，必有被人揭穿其假面具之一日。世界人士，皆有觀察事實之明白判斷，決非強辭飾語所能蠱惑。

非戰公約，並無允許簽約國，得爲其自己行爲之全權裁判官。……吾人爲此約之發起人，吾人所抱之意義，亦即爲其他國家應抱之意義。

羅斯福上台了，羅斯福宣示：

美國外交政策，在於維護國際條約之尊嚴，誠以一切國際關係，皆以是爲基石也。

可是接着來的，是赫爾對於史汀生主義之補充和修正，而日本因對英經濟係惡化，且利用英美間的對立，還想聯美以制英。這是最近國際形勢的轉變，爲大家所關心的。

美國的不承認主義，始終是一個這樣無聊空洞的不承認主義。它無補於滿洲問題的解決，更無損於日本暴力之開展。

至於英國，在本年二月以前，始終向袒護日本的路向走。英國的外交政策，有幾種不能克服的矛盾：

(甲) 對美的對立：這是世界資本主義國家最根本的對立。主要是經濟的衝突：

如戰債，如亞洲、南美之通商貿易，如波斯、南俄、美索不達米亞及小亞細

亞方面煤油棉花問題，如墨西哥方面的煤油，及荷領南洋羣島方面之煤油橡皮問題等等。因此，對於世界問題，英、美實無從協調。

(乙) 對俄的對立：英國是資本主義的王國，蘇俄是號稱社會主義的聯邦，其不相容，自無疑義。在世界各國中，仇俄最甚的是英國。因此，英國的政策，處處在防止蘇俄力量之伸展。

(丙) 對法的對立：這是歐洲本部的根本問題。法國力量之強固，足以妨礙英國的安全，同樣也足以侵損英國在歐的霸權。英國在歐洲方面拾德制法的政策，因意大利的一致，近來似趨成熟，如四強公約，便是這種政策的表現。但結果，英國並未能躊躇滿意。

(丁) 對日的對立：此一對立，主因在對遠東權益分配不均勻。換言之；是日本漸次侵佔英國的在華市場，及其在印度之商業權益，使英國感受重大的威脅。

這四者間之矛盾，使英國外交，有莫能決策之苦。它要在美、法、日、俄之間，權衡輕重，乘時運用。爲了策略上的關係，除俄國外，它不能明白開罪任何一國，使它整個的外交，發生動搖。因此對於日本，不敢作堅決的主張。它想，假如日本能保持現狀，不再進一步侵犯它的權益，則它之不過問日本，在它不能算是失策的。

我何以主張英、美、俄應該合作，在三國協調的形勢下來解決遠東問題呢？主要的意思，遠東問題，是世界問題的中心，遠東和平，可以保障世界的和平，保持太平洋的均勢，可以維持太平洋今後的安全，能克服日本的暴力發展，則軍縮乃至普遍的世界經濟恐慌，也許可獲得較簡捷的解決之路。

這幾年來，美日、英日、俄日之對立，是彰明較著的事實。一九〇五年美國羅斯福總統說：

我以為決定我國將來的歷史的，與其說是我們面對歐洲的大西洋的地位，毋寧是面對中國的大西洋的地

位。

這句話，到現在已經應驗了。美國歷史，究竟將如何決定，這是今日的要求，而且是美國人所應該鄭重決擇的。英國的投機取巧主義，保持不了英國在遠東的利益，蘇俄的沉機觀變政策，也貫徹不了蘇俄原來的要求。

我們不必說英、美、俄三國對於遠東問題不能協調的利害。我們祇要指出日本對於應付英、美、俄三國的最近政策，便可以明白決定我們究竟應該走那一條路：——

一 聯美制英政策之醞釀。 這個政策，發端於日本在國聯之失敗，急進於英日兩國經濟戰之激進。松岡洋石與石井之先後赴美，即抱此任務。日本親美反英之理由如左：

(甲) 日美對立，在政治政策。日英對立，則在經濟政策。英國自印度宣布抵制日貨，英屬全境，將隨印度而排日。

(乙) 英國本身矛盾，日漸暴露，各地反英運動，也日漸擴大。日本以為在此形勢下，實便於操縱，藉以削弱英國，取代其在太平洋的地位。

英國取消日印商約，是英日關係惡化的近因。日聯社九日東京電訊謂：

日政府因英政府以提高印度關稅等方法，壓迫日本經濟，考慮對策之結果，決定與美國作共同戰線，對抗英國。

接着便有提議商訂日美仲裁裁判條約的要求，並訓令駐美大使出淵與美當局交涉日美聯合對抗英國事項。然所謂商訂日美仲裁裁判條約一事，已爲羅斯福所正式否認，但日本方面尙在積極活動，因此，東京消息，仍說「該約前途，尙難預斷」，表示其並未絕望。

英國又何嘗得已於廢止日印商約？九一八事變以後，日貨在中國受抵制，便轉移其目標於南洋及印度。日貨較英貨廉，故在印度之銷售尤廣。印度對日貿易，三年前出超五千一百萬元，三年後反客爲主，竟入超七千六百六十萬元，三年間日貨運印數目，增加六千三百餘萬元。印貨運日數目，則減少六千四百餘萬元。一九三二年日貨輸入印度，其總值爲一億九千二百萬元，其品類以棉織品、絲織品、人造絲爲大宗，日用品次之。這些貨物，以享有最惠國待遇，到處與英貨競爭，英國爲條約所限制，竟無如何。六

月八日，塔斯社倫敦電，謂英國各工商機關代表所組織的聯合委員會，向政府請求取消英日商約，并主張對一部份進口日貨，建立一監督制度。保守黨報紙，更揭載日貨在英市場競爭的情形謂：

本年第一季，輸入英國之日貨，達一七·一九〇·〇〇〇日圓，而去年同季，僅爲一四·四二九·〇〇〇日圓。其輸入英領印度者，今年第一季爲四七·九一六·〇〇〇日圓，去年爲三一·〇七五·〇〇〇日圓。入澳洲者，今年爲九·九五二·〇〇〇日圓，去年爲四·八八二·〇〇〇日圓。輸入南非洲者，今年爲四·八四七·〇〇〇日圓，去年爲一·七五八·〇〇〇日圓，輸入英領非洲者，今年四·七四八·〇〇〇日圓，去年二·六四九·〇〇〇日圓。輸入紐西蘭者，今年一·〇四五·〇〇〇日圓，去年五三七·〇〇〇日圓。晨報並指出日貨侵入英帝國市場之程度，在本年四五月間，尤爲加速度之增加云。

根據上面的分析，英國要保持其遠東的商業利益——杜絕日貨的傾銷，美國要貫徹其不承認主義，使不承認主義發生實際的功效，則英美協調對日，是今日必要的步驟。

二 施與保障和平申請書的打擊。這種打擊，擴大說：並不單純施之於五月十六日

的羅斯福通牒，實在是對於世界經濟會議與縮軍會議的無上威脅，日本覆文說：

我方之具體的見解，應時有所陳述。

這個覆文的基礎，係建築於日本外務省對於羅斯福所發表的通牒之意見上。所謂意見是：

(一)英國之軍縮案，係以歐洲爲本位，不適用於遠東。日本仍主張於討論英國提案之先，須先討論日本提議。

(二)與日內瓦之軍縮會議並行，爲商議條約而欲召開國際會議事，有考慮餘地。

(三)軍備之維持現狀，原則上並不反對。但日本照日「滿」議定書，維持「滿洲國」之治安，係屬必要。保留此最小限度之準備及擴展權利。

(四)越過國境之軍事行動，其爲不可，雖無異議，但「長城國境」之日軍行動，由於中國之挑戰，並無侵略性質。此種防衛行爲，若一律加以禁止，則不適用於遠東之特殊情形。

李維諾夫的侵略國定義，爲國際所引用，日本便無以自解於其在東北的侵略行動。對於軍縮，對於它的一切無恥行動，唯一的擋箭牌，便是「當顧慮遠東之特殊情形」。

日本這個擋箭牌，引用到世界經濟會議，便成爲下列數點：

(一) 向大會提議保障世界之經濟和平，嚴禁各種之抵貨運動。

(二) 凡不承認日本特別事情之一切條約，日本政府聲明保留。

(三) 凡有害於特殊國間(如日本與「滿洲國」)之經濟關係之條約，日本不能承認。

(四) 各國應有關稅之自衛權，凡違反此原則之新條約，日本不能承認。

事實是顯明地擺列著：這個擋箭牌，實在沒有絲毫理由，也根本不能成立。遠東只是一個平常的情勢，特殊的情勢，係日本所非法造成，亦且爲國際所共同否認。要貫徹國聯的決議案，要企圖軍縮的成功，要開展世界經濟會議的前途，英、美諸國，必須先改造這一個非法的遠東特殊情勢。否則以日本這種頑強的態度——尤其在穩定其在遠東局面以後的頑強態度，世界和平前途，只會日趨暗淡而已。從這一層，可以看出澈底解決遠東問題，制止日本暴行的嚴重和必要。

三 中東路問題之開展及其對策。 這是日本對俄陰謀之激進，也是穩定所謂「滿

洲國」政策之激進。自中東路發生扣車問題，東北傀儡組織，便在日本指示之下，明白否認中俄奉俄兩協定，限期令蘇俄放回所扣車輛，并以封鎖綏芬河聯絡點，截斷蘇俄與濱海省之交通相威嚇。蘇俄固持其所謂和平政策，於是有提議出售中東路之舉。但看看日本的對策，却令人感覺其毒辣：

(一) 主緩進，并由滿洲國出面收買，——以承認「滿洲國」為條件之一。

(二) 沽價日金八千萬元，並分年支付。(蘇俄索價為三萬萬金盧布，合日金七萬萬五千萬元。)

(三) 以對俄輸出品及中東路收益金與現金支付。

(四) 積極滋生困難，使中東路營業虧折。

日本這樣刁難蘇俄，另一意義，在博取英法歡心——尤其用以投英國保守黨現政府之所好。在保守黨議員邱吉爾的演辭中，似乎明白表示：「日本佔有滿洲而不反俄，便不能容忍」的意思，換言之，假如日本反俄，則領有滿洲，是未嘗不可以容忍的。蘇俄呢，李維諾夫基於其所謂「解除遠東糾紛之源」的理由上，以為出售中東路，「即所以昭示

蘇聯政府之和平意願」。基此一說，而日本之計遂大售，且更進而向蘇俄交涉設立日俄「滿」三國共同委員會解決日俄間種種懸案。蘇俄要求日本訂立不侵犯條約，日本便以解決日俄間懸案爲要挾。其實：爲蘇俄設想，解決了日俄間一切懸案，訂立不侵犯條約，便已喪失了一大部份的意義。明白說，假如懸案能解決，則蘇俄與羅馬尼亞間的 *Bessarabia* 省的領土權，已沒有問題，而蘇俄與羅馬尼亞間的不侵犯條約，也早已無挫折地應該訂立了。

我們想不出理由來解答蘇俄屈服於日本有甚麼利益？蘇俄昭示其所謂和平意願，究何補於解決日俄之糾紛？有之，則：

(一) 蘇俄因失歡於英，便轉而獻媚於日。這是說：自渥太華協定成立，蘇俄的木材，小麥運銷到英屬地的，都遭受莫大打擊，自維克公司的英技師案發生，而俄貨概不得輸入英境。這是蘇俄所以轉而就日的理由。

(二) 蘇俄因不慊於美，便轉而獻媚於日。這是說：美俄復交，迄未能成爲事實，

美國爲求與英國協調而對俄愈疏。羅斯福邀請世界大小四十餘國代表參加華府談話會，而蘇俄不與。蘇俄欲解除其太平洋上的孤立與枯寂，惟有轉而掩蔽在日本所謂自主的外交政策之下，暫保其安全。

結果：日本在遠東的陰謀，逐步實現。蘇俄爲保持其所謂和平政策，必犧牲其未來。英美爲對俄不協調，必受制於日本。未來的慘運，有非現時所能想望者。可知蘇俄如此，是蘇俄的不智，英美如彼，又是英美的不智。英、美、俄不覺悟，則遲早之間，必將陷自身的命運於最可痛之一途！

「美俄復交」，「美俄携手」，是九一八事變以後最盛傳的消息。可是三年以來，所謂復交與携手，始終是一張沒有兌現的支票。實在：要解決遠東問題，則美俄復交，是目前急須實現的一幕。在李頓調查報告書中，也早已透露了這樣的意義。

李維諾夫說：

遠東形勢之僵局，一部份由於太平洋岸各國未恢復外交關係。

這不啻明白表示美俄的外交，必須從速恢復。美國上院外交委員會主席波拉氏，也認為：

美國承認蘇俄，大致將有利於解決遠東之糾紛。

如美俄能考慮遠東問題，可以開闢解決關涉世界和平及裁軍一般問題之坦途。

波拉有此認識，我們不能不稱贊其明智。日本是異常急切期望著美俄復交之破裂，它心中恍恍然，它說：「美俄携手，不僅為商業往來的問題，且還含有政治的意義，這種舉動，日本是值得注意的」。這可見日本之內怯。其實，不僅在政治上為了遠東問題的嚴重，美俄應該復交，即在商業上，美俄也應該携手。美俄二國的農產物及煤油，在世界市場爭競頗烈，這種爭端，也應該訂立商約，求一適當之解決。因此，如波拉的遠見：「美國承認蘇俄，結果可使世界貿易，恢復前次之繁榮，經濟情形，不能協助改進，惟有美承認蘇俄，增加美貨市場，可以達到」。尤其值得注意。

英國之仇視蘇俄，是一種難以理解的偏見。它爲了抗美、祖日，爲了英帝國主義自身的恐慌與矛盾（如殖民地叛亂，經濟恐慌之深刻化，與英俄制度矛盾之尖銳化等），對於蘇俄不能不抱定敵對的態度。這種態度，我們姑不問其政治的影響如何，在經濟上，已不能不感覺其錯誤。

英俄復交，貿易關係存在，結果是雙方獲利，而尤以英國之利爲大。於此，我們可舉一九二七年英俄絕交的前後兩年中之英俄貿易狀況爲例：

一九二六——一九二七（絕交之前）

蘇俄輸出總數 對俄輸入總數（單位千盧布）

英 一九八·七〇〇 一〇一·一〇〇

德 一九一·一〇〇 一六一·五〇〇

美 一三三·二〇〇 一四五·六〇〇

一九二七——一九二八（絕交之後）

英 一四七·七〇〇 四五·四〇〇

德 一八五·四〇〇 二四二·〇〇〇

美 二二·一〇〇 一八一·五〇〇

從上列的表中，可以看出絕交前英國之對俄輸出爲一〇一·一〇〇·〇〇〇盧布，絕交後卽一跌而爲四五·四〇〇·〇〇〇，這可見英國所遭受之損失，而使德美的對俄輸出激增，英俄的貿易關係，有未可斷絕之形勢，所以一九二五——一九二六年之間，英俄邦交險惡萬分，而英俄貿易總數。尙佔蘇俄對外貿易總額之二四·六%，佔第一位。自一九二二年英俄復交後，兩國間的貿易關係，又突飛孟晉。總之：就工業論，如機器一項，英國的輸出品，其銷售幾限於蘇俄一處，以一九三一年來說，英國機器之出口，輸入蘇俄者，占總輸出之七五%者，而蘇俄輸入英國之棉，亦由一九二九年下期之七千包，激增到一九三一年上期的十五萬一千包。

我不想詳舉數字，但由於上面的舉例，可知欲救濟英國經濟之衰落，欲挽救英國自

身命運之沒落，則對俄協調，實爲必要。換句話說：對俄協調，不但在政治上爲必要，在經濟上尤爲必要。保守黨對俄之固執成見，我們認爲在日本排英的今日，英國朝野，尤其應該予以痛切的糾正。

在蘇俄，要完成英、美、俄的協調，必須先破除兩種謬見：

第一：要貫徹一貫的所謂和平政策，必須先排除在遠東的和平障礙。蘇俄的和平政策——不侵犯條約之核心，在歐洲與俄接壤的各國，除羅馬尼亞外，已經全部完成，可是在遠東，一碰到日本，便首先撞板。日本利用中東路來磨折蘇俄，利用不侵犯條約來要挾蘇俄，蘇俄該知道：不把遠東糾紛，與英、美協調來解決，蘇俄必永遠遭受日本的威脅，一九三三年，西伯利亞東部預備實行百分之百的電氣化計劃，也必定無由完成，伊爾庫次克（Irkutsk）的寶藏——安加拉系統的建設，也必定會趨於沒落。有日本的暴力在，和平政策不能做西伯利亞東部建設的堡壘。這種事實，觀於日本

之封鎖綏芬河而益無疑義。

日本的反俄運動，不僅用言語來鼓惑列強，煽起各帝國主義仇俄的快感，它還時時準備著對俄作實力的鬥爭。它一面防美，一面防俄，既屯重兵於東北，又在滿洲里、同江、綏芬河各地建築飛機場，在哈爾濱設立航空司令部，並以之為防江中心，擴大松花江艦隊。對於中東路事件的急進，便計劃完成東北鐵道網，包圍中東路，喪失中東路軍事、政治、經濟的重要性。這種種，都不能不注意。在此種情勢之下，不但該如斯丹林所說：「因我人在遠東之某鄰國，拒絕與人簽訂不侵略協定，蘇俄不得已，將若干大工廠，改爲子彈製造廠」，來充實國防，尤其應該拋棄過去空洞的赤化宣傳，力求與英、美一致，共同解決這嚴重的日本問題。

第二：

蘇俄對世界的錯誤政策——尤其是所謂東方政策，到現在應該徹底糾正。這所謂政策，便是宣傳赤化，擾亂他國治安的政策。美國在一九二三年十

二月，便預備對俄復交，當時美國所提出的復交條件：（甲）俄國須承認帝俄時代之外債，賠償所沒收之美國公司財產，（乙）不宣傳赤化。但蘇俄不允，依一般的看法，第一條件，並不成多大問題，蘇俄沒收財產，盡人而然，被沒收的，亦不僅美國，而且美國公司財產被俄沒收的，為數不大，僅五千九百萬金元，美國公司受害最鉅的，為國際農具公司，及勝家縫紉公司，而此兩公司，至今還與蘇俄政府有交易，較重要的，還是宣傳赤化，鼓動共產的問題。英國政府，所以甘願犧牲對俄貿易，對俄絕交，其結癥在此。其實：

（一）蘇俄宣傳赤化，是否即能完成世界革命？眼前的事實，可斷言其不可能。則此種宣傳，又何必繼續？這不如遵依馬克斯的主張，讓資本主義來自行沒落。

（二）既確認「一國建設社會主義可能論」，何以在未完成一國的建設前

，又旁騖他方，徒然引起其他國家的惡感，減少自己建設的力量？

最沒有理由的，是對華赤化政策的不放棄。史丹林說：

我們需要一個中國政府，做我們在亞洲和印度支那宣傳革命的機關。……中國的革命，可以拿農民做先驅，達到赤化。

這完全是一種錯誤的想法，尤其是完全受了鮑羅廷一類人欺騙之後的想法，民十四年時，鮑羅廷對於中國革命，忽然大抱樂觀，有一天，他興匆匆來找我。他說：「胡先生，中國革命，不日可以完成了」。我說：「何以見得？」他說：「廣東有農民數十萬，湖南有農民數十萬，江西有農民數十萬，……這些都是中國革軍的生力軍，我們一轉動他們，中國革命，不是就可以完成了嗎？」我說：「你不懂中國情形，你的材料不正確，你的結論也無由正確」。

其實，如蘇俄現時這般的所謂東方政策，並不是列甯的主張。斯丹林在列甯逝世之後的一週年紀念會中，他關於東方問題，曾說：「我們必須遵依列甯的指示，幫助中國完成其民族革命，摧破帝國主義在遠東的暴力。」可是不一年，斯丹林的主張竟完全變更，他破壞中國的國民革命，大攪其所謂農工運動，這實在違反了列甯遺志。越飛來華，是列甯所委派的總理和越飛宣言中，他明說：「中國應實行三民主義」。這是蘇俄現時의 當局所應該醒悟的。數年以來，蘇俄在江西的蘇維埃運動，到底造成些甚麼成績，這是大家能明白看到的。他只是流氓的攪擾，何嘗是農民的革命？蘇俄沒有這種覺悟，中俄未來，固未容樂觀，世界對蘇俄的疑慮——一切邦交上的暗礁，也一定不能消失。這於蘇俄，究竟有甚麼好處呢？

總之：在這一個嚴重的遠東局勢之下，無論是英、是美、是蘇俄，都應該有最沉痛的覺悟。保持遠東的均勢，維持世界的和平，完成俄蘇的建設，都必須先制裁日本的暴行。

我告訴英美，可以用前英相勞合喬治的話。他說：「我們不必怕蘇俄，蘇俄名稱是共產主義，實際還是資本主義。我們與它相處，不怕它不跟我們走，敬而遠之，便上了蘇俄的當了」。我告訴蘇俄，我該說：「要貫徹和平政策，不要忘了破壞和平的日本，要完成國內建設，不要作無謂的赤化宣傳，徒然引起世界的反感。社會主義，是人類經濟必然的歸向，必須達到這一步，是不須人力來生吞活剝的促成的。」

胡佛在他的告別國人書中，有一句沉痛而精警的話：

以目前形勢，非採取合作之途徑，不能解除未來的危機。

英國、美國、蘇俄，要解除未來的危機，必須合作。這不僅對日遠東問題應該如此，對於世界問題，也應該如此。

——三民主義月刊第二卷第一期

從國際現勢觀察遠東問題

一

我在本刊第二卷第一期，曾寫過一篇文章，叫做「英美俄協調與遠東問題」，在那篇文章中，我剖晰國際狀態和未來趨勢，及英美俄三國間的政治經濟關係，指證英美俄協調共同制裁日本的必要。這篇文章，寫了快有八個月了，這八個月中，美俄已實行復交，日俄間的衝突，似乎更趨尖銳化。美國的造艦三年計劃，也已積極實施。英國呢，一方面簽訂日印商約，謀對日為局部的經濟妥協，一方面召集海軍會議，協議關於南太平洋的殖民地防衛問題，其態度始終猶疑莫決。

最近的消息足以令人驚訝的，為關於偽滿洲國之承認問題。日本帝國主義為進一步霸佔東三省之「特殊權益」，并為應付未來的遠東戰局計，決定三月一日令溥儀稱帝。於

是英、德、美承認偽國之聲，居然喧囂一時，據二月二十日北平電訊：

日政府引誘美國認偽，以日本參加海軍會議為交換條件。

……又盛傳德國亦有承認偽滿之可能。

此外，則

上海電：美京盛傳歐美某國將承認傀儡，德國亦在考慮。不承認原則，恐非空言所能維持。

紐約電：美據紐約時報所載之官方消息，謂美政府對於承認滿洲國問題，已漸有妥協態度，倘國聯會改變政策者，美國亦或願放棄史汀生之所謂「不承認以武力造成新疆土」之政策。

華盛頓電：某記者見羅斯福時，曾詢以承認偽滿國之問題。記者問：倘有一國先承認偽滿國者，美國將取何態度？羅斯福答謂：此問題殊費思索，予須商諸國務卿赫爾氏始能答覆云。

國際間這種傳說，使本來杌隉不安的遠東，有「山雨欲來」之象！但事實沒有這般容易，假如美國承認偽國，不啻對日本之侵佔東三省，予以法律上的認可，這與美國歷來所持的不承認主義根本相反，而美國在遠東的未來局勢，也無異放棄了他的執言地步，英國

呢，是國際聯盟之實際支柱者，自日本德國退出國聯和意大利提出改組國聯會以後，國聯會本身已經搖搖欲墮，假如英國承認偽滿，則國聯本身，不啻根本破產，而英國在日內瓦，更喪失了一個重要的操縱工具。這是歷來以穩健著稱的英國外交家所斷不為的。

據二月廿七日電訊：

北平電：平美使館接華府電，美無取消中汀生不認偽主義意，傳美認偽說無稽。

上海電：駐滬德國總領事白仁德，二十七日接柏林半官式電，否認外傳德將承認偽組織事。

英國方面，也表示絕無承認偽組織意，它說：「英國之態度，純依國聯為轉移」。外相西門在衆議院中，並否認與偽滿協議通郵，多方保持其為國聯大護法者的身份。

二

從國際形勢來攷察世界全局，實已完全踏上了歧途，各個帝國主義者間之自身衝突，無從克復帝國主義者間之內在的矛盾。因此，對於世界任何問題，也無從在一貫的政策或方略之下求適宜之處置。申言之：帝國主義者之於世界問題，一種是抱因利乘便的

偷雞政策，一種是抱頭痛醫頭，脚痛醫脚的應付政策，縱橫捭闔、預備到二次世界大戰時算總賬。我在上一次的文章中曾評論英國的外交政策，有幾種不能克服的矛盾，其實，美、俄、法、日……又何獨不然？以歐洲現勢論：法德衝突，早已日趨尖銳，法國斷不讓德國擡頭，而德國却堅欲廢棄凡爾賽和約，它退出國聯不參與軍縮會議，似乎表示了它最堅決的態度。但爲了德奧合併問題，德國爲萃全力於南進，竟轉而與波蘭訂不侵犯條約，更企圖與捷克斯拉夫訂不侵犯條約，牽及於對波的凡爾賽和約中之「走廊」……問題等，竟暫置不談。法意是根本衝突的，法意衝突，意德便應該協作，顧事實不然，德國利用奧國的國社黨力量，不惜以六十萬元之鉅額經費，威迫利誘，鼓動德奧合併。但意大利爲防止德國之南向發展——由德奧合併而覬覦德里雅斯德（Triest），併伸足於巨哥斯拉夫，於是英、法、意三國在維持奧國獨立一層上，居然獲得一致。在中歐，法國造成小協約國爲其運用之工具，意大利又進行意奧匈同盟，爲與法對抗的集團。德國的形勢如此艱險，但意大利對德國請增軍備一事却又力予援助。何以故？因爲意

大利在反凡爾賽系統的一條戰線上向英進攻，是始終與德國一致的。所以莫索里尼主張：「容納德國意見，承認其增加少數之國防車，并保有某種限度的輕戰車與戰鬥機，」又不啻大為德國張目。二月十五日在柏林公布之法國致德國軍縮覆文，毅然拒絕答覆德國建議，又明白表示法國與意德之對立。美國是德國的債權國，在德投資，計有四十二萬萬元，在經濟立場上，不能不幫忙德國，保證此債務國之安全，因此美國便與法意對立，不過美國底資本主義敵人是英國，尤其在南美的對英衝突，非常尖銳，為對付英國計，在法國反德的時候，又非向法國讓步不可。英國最可憐，左右為難，它不願法國獨霸歐洲，有時也幫忙德國，如締結四強公約是，又不願德國果真強盛，動搖了凡爾賽系統，因此有時又不能不與法國一致。拉狄克(K. Radtke)說：

英國資產階級，不相信法國與波蘭願意修改凡爾賽和約，所以他們恐怕修改和約問題提出時，會把自己捲進制止戰爭的漩渦裏去，英國便不可不在巴黎與柏林之間有所選擇，認清大英帝國狀況的英國資產階級正

在避免帝國主義列強間的戰爭，因為這次戰爭，將暴露英國的全部弱點。

這種事實，十足的表示了各個帝國主義者間之衝突與矛盾，和他們於對外政策上之遲疑難決。

把這些事實反映到遠東，其衝突矛盾，適與在歐洲相等。英國不願開罪於日本，怕開罪日本，更不利其在遠東的已有權益。更不願日本強大，單獨霸佔了遠東利益，便不得不聯同法國，利用國聯會來拉攏俄、美，堅強這「不承認偽滿主義」以爲箝制。但同在箝制日本的政策下，美俄復交，已非英國所願，最近美國計劃貸款二百五十萬給蘇俄製造飛機引擎，更爲英國所忌。二月十九日華盛頓電稱：

據軍事專家之觀察，謂俄國空軍，已佔世界第二位，較英美爲優，僅稍遜於法國耳。據云：俄國能每日造飛機三十五架，一旦遠東發生問題，或與日本作戰，則頗能應付裕如也。

因爲英國保守黨內閣的對俄之對立，較對任何一國之對立爲甚。雖然現在也急起直追，成立了英俄新商約。日本在遠東強大，固英國之害，但蘇俄的力量假如能侵佔到太平洋，則英國之損失和驚惶，一定更大，其反對或防制，也必然更力。法國呢，赫里歐之對

俄訪問，是希望蘇俄在制德戰線上與法一致，但同時又不能不與日交好，以冀藉日本力量，保持其在遠東的利益，並維護其殖民地安全，並進而企圖藉日本的力量，取英國現有之遠東權益而代之。法國對日的最高限度，也祇是國聯的「不承認偽滿主義」，決不能作所謂正義的主張的。美國現時，正在積極推進其經濟復興政策，它對於日本在遠東的非法行爲，偶或對日示威外，仍然堅持着史汀生的「不承認主義」。我說過：「美國的不承認主義，始終是一個這樣無聊空洞的不承認主義，它無補於滿洲問題的解決，更無損於日本暴力的開展。」假如把這一句話的意義，擴大到世界各國主義的對日政策上，也正適用我這樣的批判。

三

一月以前，日本有幾個武官來見我，問我對於中日問題的意見：有幾段談話，可以在這裏補記：

他們問 先生對於中日前途，有甚麼主張？

主張很簡單，日本是侵略國，中國是被侵略國，中日兩國要恢復友好關係，祇有日本自動交還東四省給中國。

先生的對外政策呢？

我剛才說的，便是我的對外政策。明白說：我的對日主張，便是我的對外政策的基點。我過去這樣主張，現在和今後也是這樣主張，而且必須要把這個主張貫徹。

日本並沒有侵略滿洲，滿洲獨立，是三千萬「滿洲國」人民的願望，這種民治精神，日本不能干預。日本渴望與中國恢復友好關係，但無從交還「滿洲國」，因為滿洲并未為日本所佔領。

這樣的花言巧語，我憎厭起來，正顏厲色的說：

你們來是拜候我的嗎？來拜候我，應該講實話，不講實話，就請你們出去，我不知道甚麼是「滿洲國」人民的民治精神，祇知道東三省是中華民國的領土。你們做這假把戲來欺騙世界，還把這假戲來向我巧辯嗎？

這幾個日本人便靜止著，過了一會，才說：

世界大戰，也許不能免，大戰的導火線，一定是遠東問題。日本和蘇俄，更不免是遠東戰爭中的主角，請問先生對於未來的遠東戰事抱甚麼態度？

我剛才所說的主張，也可說是我對未來遠東戰爭的態度，中國人不問日本和蘇俄，唯一的要求是恢復失地，能歸還失地的，是中國之友，反此，即為中國之敵。

國民黨不能與日本協調去制止共產黨嗎？

能，但與日本協調，必須在日本交還東四省之後。孫中山先生說：「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鬥。」並沒有要我們聯合侵略我們的民族去共同奮鬥。中國的基本任務，在維護其領土主權之完整。

談的話很多。上面所記，僅其大概而已。我們從這種談話中，應該感覺到兩點：

(一)日俄戰機似乎很急切，幾於有一觸即發之勢，雙方在充分的準備中，求決最後之勝負。

(二) 中國仍然紛亂不治，政府當局，仍然醉生夢死，假如不能自救，則中國無疑的將爲此大戰中之犧牲品。

未來的大戰，不僅是遠東的日俄間的權益衝突，亦且是世界糾紛的總結算。蘇俄的和平外交政策——訂立不侵略協定，在西歐方面，差不多已經全部成功，今後的目光，顯然將集注於遠東。其他各國呢，也正在努力準備軍縮變成軍擴，美國之三年造艦計劃，已規定以二三八·〇〇〇·〇〇〇金元建造三十七艘戰船，日本的第二次海軍補充計劃，亦以五〇一·七八〇·〇〇〇日金建造三十餘艘戰艦與八大飛機。這種軍備競賽，是根據的一九三〇年倫敦會議的決議的。以英美日三國論，至一九三六年底止，此三國所有的海軍力如下。

艦 別	美 國	英 國	日 本
大巡洋艦	一八〇·〇〇〇噸	一四六·八〇〇噸	一〇八·四〇〇噸
小巡洋艦	一四三·五〇〇噸	一九二·二〇〇噸	一〇〇·四五〇噸

驅逐艦 一五〇・〇〇〇噸 一五〇・〇〇〇噸 一〇五・五〇〇噸

潛水艦 五一・七〇〇噸 五一・七〇〇噸 五二・七〇〇噸

此外，法、意、俄諸國的擴充軍備計劃，雖沒有具體的材料可供稽攷，但其必加入競賽，是絕對無疑的。以德國論：凡爾賽條約規定德國海陸軍人數，祇准有十萬人，還立了種種制限，但一九三二——三三年的德政府預算中，所列海陸軍費，竟達六七八・二〇〇・〇〇〇馬克，列在預算其他項目中的軍事費還不在內。國社黨的挺進隊，完全是一種軍隊的組織，據挺進隊首領羅姆 (Captain Roehm) 宣稱：挺進隊有隊員二百萬人，據一般估計，假使戰事一旦發生，德國在六星期內，至少動員一百萬受過嚴密軍事訓練的兵士。在軍械製造方面，商用飛機之遍布全國 (如弋林之被任為航空部長)，鐵之大量輸入 (一九三二年第一季輸入為三五・四〇九噸，一九三三年同季增至二〇八・八〇二噸)，都足以看出德國備戰之急進。二月十五日法國對德軍縮建議覆文，雖明白拒絕德國之建議，但德國一力進行其秘密擴張軍備政策，法國又奈之何！除非歐洲這個火藥庫，

由法德兩國首先爆炸外，沒有其他可以解決的辦法。

從上面這些事實，足以證實世界危機之緊迫，和各帝國主義間內在矛盾之不易克服，與衝突之不易消弭。

四

觀察整個國際現勢，分明顯示了各帝國主義間三條不同的路向，和三種不同的組織。

(一)是德模克拉西的——英、美、法……等屬之。

(二)是鮑爾希維克的——蘇俄屬之。

(三)是法西斯蒂的——意、德、日等屬之。

這三條不同的國際政治路向中，又各有其錯綜複雜的關係，每一組織或每一路向，在事實上未必真能協作一致，以敵對其他二者，所以英、美、法可以與蘇俄勾搭，而英、美、法本身間的衝突，却日趨尖銳。意、德、日也不能協調，德國是不暇東顧，日本也無從圖歐，而同處歐洲的意、德，爲了奧大利問題，弄的感情日劣，而意、日之間，爲了

所謂「黃禍問題」，也不免起一番齟齬。祇有單純的鮑爾希維克之蘇俄，在目前，除企圖對付日本以攫取滿蒙利益外，對外任何國家，有「左右逢源」之樂！據倫敦消息，英俄之間，向來積不相容，但英俄新商約，也於二月十六日在英國外交部簽字了。此外，赫里歐之觀光莫斯科，意俄商約之成立於羅馬，都可以證明蘇俄外交部的成功。我的意見；在世界這三條不同的路向中，必須團結其二者以擊其一，不擊其一，也必須澈底的分化其一，則於世界問題之解決，至少會趨於單純與簡便，我主張英、美、俄協調以解決由日本非法造成的遠東嚴重事態，要旨在此，而中國之外交政策，也必須注意於此。

一般觀察，對於國際的形勢，有如下的意見：

在歐洲局勢不得不徵調軍隊以相向的大敵，不是從法國方面的一集團看來是德國，也不是德國方面的一集團看來是法國，而是從國家主義和資本主義各國這一方面看來，大敵是蘇俄。……自歐戰以後，在各國的政治活動中，佔著重要地位的社會關係，是超越於一切舊的仇恨和一切利害衝突之上而制馭著他們的。

這種見解，也許是某種主義者之想望。社會關係誠然重要，但總不能超越了國與國間之權利鬥爭。法茜斯蒂沒有國界，但意大利何以會制德？法、意根本相衝突，但何以在阻止德奧合併一事上獲得一致。意俄與法俄不能相容，但何以竟會攜手？英法在鞏固凡爾賽系統上應該一致，但何以也會互相猜忌？一言以蔽之：無非是各爲其本身的利益而已。「工人無祖國」之說，在歐洲大戰時，已經打得粉碎，而民族的鮑爾希維克主義，蘇俄也居然盛倡一時。由此看來，英、法、美與蘇俄間之協調，又何嘗不能？何況眼前的事實，正逐步向著這一條路線推進去。

溥儀稱帝，東北問題，更嚴重了一步。據我所得二月二十二日的天津電說：

一、津日領於皓照會冀省府，請劃天津至唐官屯一帶以備駐津日軍三月一日野操。

二、偽國擬進圖華北，馬在日租界××里×號復辟份子××家中開會討論進行方法。據確息：華北雜軍除××外，與偽均有接洽。

日本之進圖華北，就事實理論來看，都是必然的步驟，無論國際是否承認偽「滿洲國」，

日本帝國主義御用的「偽滿洲國」，斷不會因任何國家之承認與否而喪失其存在，除了以武力驅逐東北之一切醜類，肅清日本帝國主義的力量以外，便無從推翻現有的已成事實。中國人所最痛心的：國際間尙能維持這空洞的「不承認主義」，對於東三省問題，各個都能與日本對立……祇有南京政府不然，他向國聯哭訴了兩年，幾經周折，才確定了這個「不承認偽滿主義」，但南京政府并未遵守，他向日本乞憐，向日本交涉，諸如通車問題之類，都不惜卑躬屈節去請求，所謂親日主張，也居然出之於行政長官之口。國聯的決議，各國能固守，而南京政府自身却把它撕毀無餘，這不能不使同情中國的國家寒心，一切忌恨日本的帝國主義者，在此狀態之下，對於中國，也許有「雖愛之而有無從助之」之苦！

我以爲不收復東北失地，中日間決無友好可能，我們的外交政策，當確立於「保障中國領土主權完整」的基礎上，凡能幫助中國達到這個目的的，德模克拉西的國際也好，鮑爾希維克的組織也好，我們不妨同情協作。所以促成中、英、美、俄協調以共同解

決遠東問題，仍然是我們的一種嚮向，而親日降日的現南京統治，却是我們內在的巨敵。國際的現勢如此緊迫，假如我們不能急起直追，在這個基本原則之下努力我們的準備工作，則遠東戰事爆發之日，也許是中國沒落之時！

——三民主義月刊第三卷第三期

英美協調與國際的分惠

——中國目前的外交危機——

一

最近兩月來，因日本侵佔察哈爾的尖銳化，與軍縮等問題之僵化，所謂英美俄協調以解決遠東問題的主張，又喧擾起來，倫敦星期觀察報發表社論，謂：

能控制遠東形勢及阻止情形惡化者，惟英美俄之切實諒解耳。

英國自由黨領袖，前首相勞合喬治海，一月二十六日在白明罕演說，述及遠東時局，表示不安，謂

余深信時局推演，必有一日英美兩國不能再實行其期待及延宕之政策。……中國領土逐漸遭人蠶食，每
一小塊，輒有德千方里之大，余幾不忍聽聞。此種情形，必使其終止而後可。

此外，發表同樣主張的，也不一其人，如現任南非洲司法大臣斯米資將軍，謂：

英美兩國，須切實合作，以維持太平洋之和平。……日本之態度如此，實造成太平洋戰爭之危險因素，將來大戰必爆發於該處，邇時日、俄、華、美、英，及英屬諸領土，必陷入漩渦也。英國各自治領土，固希望英美合作，以維持自身之安全者。

——二月十日路透倫敦電

在去年十二月份英國圓桌季刊中，發表關於解決軍縮及遠東問題的一種建議，認為唯一方法，祇有英美合作。其途徑爲：

- 一·用政治的會商方式，公開談判，避免武力的威脅，確立遠東糾紛的共同解決原則。
- 二·保障三個主要的確實安全。
- 三·保全中國領土，維持門戶開放主義。

它認爲解決遠東問題，非英美合作不可，解決途徑，必須根據一九二二年的華盛頓條約，這種解決方法，必須美國參與，否則英國決不敢先動手。它說：在星加坡、婆羅洲、新幾內亞、新錫蘭這一條綫以北，英國決不敢採用任何一個足以使日本動武的積極政策。

這種英美合作的呼聲，雖曾一度喧擾，但似乎並沒有引起何種重要的轉變，據華盛頓消息：

南非洲斯米資將軍之對遠東時局演說辭，甚洽美政界之意嚮，且料英美兩方，無形中至少已獲得較密切之合作，以應付遠東海軍問題。然此種諒解，當然係非正式的，而又有隨時秘密變更之可能。

——二月十一日路透紐約電

倫敦輿論界，如每日電聞謂：

世界必須大張其目，以注視太平洋演激發之紛擾，凡經營世界和平如斯米資將軍等人，當以直接談判而使日本所發廢止華府公約非欲作海上軍備競爭之誓言，發生實效，爲其最大目的。

——二月十一日路透倫敦電

這些論調，祇表示了英美兩國間的一部份人，已經覺得有英美合作的需要，在尋求解決遠東問題的途徑探索中，或許認英美合作爲一條可行之路，言論與事實間之距離，仍不免爲甚遠甚遠。

我在二十二年七月，發表「英美俄協調與遠東問題」一文，曾具體表示我對於這個問題的意見。在那篇文章中，有一段說：

我何以主張英美俄應該合作，在三國協調形勢之下來解決遠東問題呢？主要的意思：遠東問題，是世界間題的中心，遠東和平，可以保障世界的和平，保持太平洋的均勢，可以維持太平洋今後的安全。能克服日本的暴力發展，則軍縮乃至普遍的世界經濟恐慌，也許可獲得較簡捷的解決之路。

我發表這種主張，祇是在蘄望上如此，並沒有主張以英美俄為中心來解決遠東問題。所以我又曾說：

要英美俄協調，共同制裁日本，而中國又能對日抗戰，以自力求恢復領土主權之完整，遠東和平，才會獲得保障。

英美協調，固為我人所望，英美不協調，我們也不能不奮勉，仍舊使遠東問題那樣挨延下去，使中國長此受日本的宰割，外交是以自國為本位的，我們應該刻刻在自己不斷的奮鬥中，使中國民族，能保障生存，綿延生命。

這一年以來，所謂英美俄協調，似乎逐漸有些端緒，如美俄邦交之恢復，蘇俄之加入國聯，與美國之加入國際勞工局等，都算一一實現了。因此，頗有人對於英美俄協調一事，表示樂觀的。就事實說，仍不免為一種淺近的看法。如英美俄協調，果真有助於解決遠東問題，但甚麼所謂解決呢？是對於遠東利益之朋分呢？是對於日本侵掠之抑制呢？還是對於整個中國之瓜分與共管呢？這都是在所謂「協調」與「解決」兩個名辭之下，應該嚴重顧慮的。

二

國際帝國主義者當前的問題，是怎樣重分世界。華盛頓條約和凡爾賽和約，是當時朋分世界的決定書，自一九二九年以來，這兩個決定書都發生動搖了，歐洲的反凡爾賽和約陣線，以德國為領袖、拚命要求撕毀凡爾賽和約，這個要求，破壞了歐洲的國際均勢；日本陰謀獨佔中國，實現其所謂亞洲門羅主義，由於一九三一年的九一八事變，使以事實摧毀了將近十年的華盛頓條約，這個實事，又破壞了遠東的國際均勢。這些事實

，使國際帝國主義者對於重分世界一問題，益發感到需要與迫切。

重分世界，是國際帝國主義間一個必然的趨勢。馬扎亞爾在所著「世界帝國主義結構中之新現象」一文中，就列甯學說，推論所謂帝國主義，他以為資本的獨佔與生產集中，是帝國主義的第一個特徵，帝國主義的第二個標誌，是財政資本之形成銀行資本，和工業之併合而生長為獨佔，帝國主義的第三個標誌，是在帝國主義時期資本之輸出，凌駕於商品輸出之上，帝國主義之第四個標誌，是大獨佔聯合起來瓜分世界，攫取原料來源地和銷售市場等，帝國主義之第五個標誌，是世界已經分割完竣，提出了重分世界之新問題。在這個論點之下，他指陳現實說：

在資本主義穩定時期，有些帝國主義強國發展起來了，而工業生產品也有相當的增長，生產力更有互相的發展，世界市場擴充起來，貨幣信用制度也恢復起來了，此種發展的過程，在各個的國家中是非常不平衡的，在基礎上面，便是世界的重新分割。在遠東，在太平洋沿岸，這一鬥爭，已經開始了。

實事是這樣：世界市場之掠奪，和工業原料品之爭取，是帝國主義者的生命線，殖民地

之擴大與保持，和獨佔主義之突進，是帝國主義者的續命湯。由各個帝國主義者的要求獨佔，由獨佔而發生尖銳的競爭，造成了紛亂的現世界。根此事實，世界的再分割，但在遠東已經開始，在整個世界，都已經滿佈著這種陰惡的形勢！瓜分中國，是在太平洋沿岸重分世界的開始。

主張英美俄協調，首先該明瞭英美現勢，和英美各別的對日關係。先就英國說：勞合喬治謂：「中國領土，逐漸遭人蠶食，每一小塊，輒有數千方里之大，余幾不忍聽聞。」我們一方面固深感勞合喬治的好意，但同時不能說勞合喬治是有愛於中國。蘇聯名記者拉狄克，曾批評英國外交政策說：

英帝國主義所處的地位，既不能指揮歐洲的政治，更不能指揮世界的政治，它受濤波的簸弄，其所操扁舟，搖曳不定，被巨浪推逐着。

英國之於歐洲，這幾年以來的一貫政策，便在維持均勢，竭力防止任何一國的特別強大。假定有一國特別強大了，均勢的現勢便破除了，這對於英國是顯然不利的。英國前外

相張伯倫說：

英國應在日內瓦旗幟之下，繼續其在歐洲大陸之國際合作政策。

——二十三年十二月十四日哈瓦斯倫敦電

這句話有兩方面的意義：第一，歐洲大陸之國際合作政策，在穩固歐洲的反蘇俄陣線，保持其資本主義王國的寶座；第二，在設法抑制法國之強大，與和緩德國對凡爾賽和約的抗爭，苟延其操縱歐洲的現勢。薩爾問題解決後，英國切望德國能重返國聯，自二月三日公布英法會談結果後，英外相西門又準備訪問柏林，都是達到這個目的的主要步驟。英國在軍備問題上，扶持德國，可以戢止法國稱霸歐洲的雄心，法意協定成立，法俄協定簽訂，是英國所感受不安的。扶持德國，既可以制法，又可以運用德波關係，使德國做反蘇俄的急先鋒，這都是英國外交家最殷切的想望。

去年一年中，歐洲各國，為維護歐洲均勢而勉強協調的，有（一）德波互不侵犯條約，（二）巴爾幹四國公約，（三）意奧匈協定，（四）波羅的海三國公約，（五）波匈文化協定

，(六)法俄協定，這都算是希有的成績，一九三五年開始，薩爾問題解決，法意協定簽訂，中歐糾紛，則因奧國獨立之獲得新保障而日趨緩和，在歐洲大陸，總算已經發現一種妥協的基礎。二月一日的英法會商，想計劃如何就已有的妥協基礎，來穩定歐洲現局，求得各國間的所謂保障安全，二月三日英法兩國共同發表宣言，在宣言中，有幾句說：

此次英法閣員倫敦談話，其目的乃在使歐洲各國，以完全友好及相互信任精神，共同合作，以輔助世界和平之進步，并使凡足以招致軍備競爭，增加戰爭危險之各種傾向，歸於失敗。

英法兩國閣員，特宣稱嗣後對於兩國本身之問題，及在國聯提出之問題，所採政策，當仍本協調及合作之同一精神以爲之。

主要的內容，是表示美法兩國已準備允許德國軍備平等，但以德國重返國聯並參加軍縮會議爲條件，如果德國能這樣，則凡爾賽和約第五章德國認爲使其淪爲屬國者，即可撤除。自本年一月，法意協定成立之後，奧國獨立使得了一重新保障，這是法意兩國聯合

加於德國的一種新打擊，然而德國之秘密擴充軍備，並力求軍備平等，是一件無可壓抑的事實。英、法、意在維護凡爾賽和約方面，是相當的一致的，但英意兩國，却決不願打下德國使法國得意，（一）法國太過勝利會鞏固了法國在歐洲的領導權，（二）德國再受無限度的挫折，會逼它挺而走險，引起資本主義國家所懼怕的社會革命，（三）德法長此相持，會使蘇俄收漁人之利。英法談判成功，至少能使苟延的歐洲和平，增強若干成分，英國仍然可以繼續其在歐洲的傳統政策，維持勢力均衡，保持這可憐的和平局面。

在遠東方面，英日衝突，誠然是尖銳的。日本亞洲門羅主義之發展，與日本商業經營之突進，給予英國以最嚴重的威脅，人造絲、棉織品、火柴、及生絲出口，均佔世界第一位，太平洋、印度洋各國、甚至非洲沿岸，都是無微不至的日貨傾銷區域。英國在蘭開夏的棉織業，事實上將不能維持了，於是有二十七年歷史的日印商約，不得不宣告廢止，保守黨人也大聲疾呼：「如果政府不設法，五年以內，蘭開夏的棉織廠要完全關門了」。英日在暹羅衝突，由去年的盤谷改變而充分暴露，據最近電訊：「日本擬助暹

羅繫穿加萊地峽 (Kra Isthmus)，打通中國海與印度洋，使星加坡軍港失其效用。」日本這種行動，不能不使英國震驚！最近星加坡軍港，捕獲日本間諜，也不免使英國疑懼。故英國人又說：「新加坡軍港全部無用了，還不如重新變成森林的好。」英國最大的困難，是帝國確已衰老，子國又成了問題。資本主義王國的寶座不能放棄，紳士的態度也必須固持。它厭惡日本，但同時又懼怕日本，因為：

一、如果讓日本獨佔亞洲，英美勢力不能聯合以保護澳洲新西蘭加拿大及南非，則這些殖民地，立刻會受日本人口侵略和經濟侵略而趨於崩潰。

二、英國在遠東的權益雖大，但其海軍在新加坡與赤道以北，都不及日美遠甚。英國知道太平洋方面，它的海軍比例不是五，而是一，它不能夠使其力量超過馬六甲海峽以東，因為自倫敦經直布羅陀海峽到蘇彝士，都需要英國的海軍去保障其航路安全。

事實上，英國沒有這種能力去對付日本，在這個危險過程中，英國的努力，祇有（一）切

實維持歐洲均勢，鞏固後方；（二）改革印度憲法，加強對印統治；（三）修繕遠東軍事根據地，整理航空軍備。但日本大角海相的狂吼，又要求限制英國在遠東的防禦工事，對英國在印統治之加緊破壞，也早已無所不至的。

三

在英美協調制日的呼聲之下，我們該再檢視美國的外交政策和對日現勢。當斯米資將軍發表英美協作的演辭以後，美參議員波拉就這樣批評。

斯將軍對太平洋之戰雲，未免言之過甚，彼建議與美締結軍事聯盟，以予個人之意，美國與他國締結任何盟約，皆有困難，斯將軍殆不明美國人民之公意，向不贊成此項聯盟或特別諒解，而美國之外交政策，實為人民公意所形成者也。

——二月十日國民華盛頓電

波拉的批評，可以代表美國政界的一般傾向。自羅斯福就職後，美國外交政策，發生了種種轉變，特別在遠東方面，已改變了胡佛時代的活躍策略。自胡佛以來，我即批評過美國的遠東政策，我說：「美國的遠東政策，是始終根據其一貫的所謂不承認主義，過

去史汀生的講壇外交和文書外交便是支柱在「這一個空洞的不承認主義之下。」羅斯福時代的遠東政策，在精神上，是和胡佛相彷彿的，在實際上還要比胡佛爲後退。英人達凡爾（F. Darvall）論美國外交政策，其中關於遠東的一節說：

自羅斯福就任後，美國顯然有一種趨向，想退出活動的領袖地位，這種領袖地位，是被日本人認爲反日的運動。例如日本宣稱中國人是日本的特殊勢力範圍之後，華盛頓方面認爲如果各國要運用國際的行動以阻止日本的侵略政策，應該先由其他國家發動，最好是由倫敦方面來領導，美國只發表了一篇外交式語氣的聲明書，重申現行條約的神聖，以及美國在中國權利。

美國認爲它自己沒有什麼理由去和日本發生惡感，至少它的理由不及英國來得充分，這種見解，已漸漸普遍。美國和日本的貿易，是補充性的，日本吸收美棉，而美國吸收日絲，英日的貿易是競爭性的，只有神經過敏者，纔會猜想日本對於大陸的美國有甚麼侵略的陰謀。許多美國人都希望美國放棄菲律賓，以消除美日交惡的根源，因此，各方都發生一種新的和日漸增長的感覺，以爲過去美國和日本的仇視，是沒有理由的，而且應該儘早消釋。

從英國人的立場，來論斷美國的遠東政策，這是比較最具體的說法，史汀生主義是軟弱的，但赫爾主義更軟弱，第一：美國是在竭力消除南美諸國所積存的對美惡感，如去年五月二十九日美古新約之訂立，希望對於南美各邦，重新建立其新的、平等的、更親善的關係，申明門羅主義，是屬於美國與歐洲的關係，不是屬於美國與南美的關係，這是屬於比較切近的本身的。第二：羅斯福允許菲律賓獨立，這在美日間顯然成了一種非正式的友好的諒解，日本在西太平洋的勢力日漸強大，美國對菲的防禦便日感困難，形成美國這種外交政策的原素是：（一）美國此時，需要貫徹其國內的復興計劃案，（二）美國對英的衝突還比較對日的衝突為尖銳。

美洲和歐洲，自始就沒有能合作過，尤其英美兩國，自歐戰以後，始終並未曾站在同一陣線上。大戰以後，美國的經濟的帝國主義力量，動搖了英國的固有基礎，紐約已經代倫敦而為世界重心，美國以其鉅大的資本，操縱英國各殖民地的產業機構，如投資於加拿大的，便達四十萬萬之鉅，南美的全部商業，已經在美國掌握之中，美國還絕不

放鬆的向歐洲各國索債，又拼命增高關稅壁壘，無形中打擊歐洲各國的經濟復興計劃，倫敦會議中之英美經濟休戰，因美國拒絕鞏固貨幣價格而破裂，美國之生硬無情，尤其使英國寒心！二年以來，堅拒參加國聯，最近之參加國際法庭案，又以三十四票對五十二票遭否決，據一般傳佈歐洲各國之欠債不還，是美國拒絕參加國際法庭的主要原因。

不過美國政府，決不是絕不顧慮日本在遠東的狂態的，羅斯福的復興程序，就規定以二萬萬三千八百萬元建築新艦，海軍部長史璜生稱：「美國海軍不居第二位，便是繼續維持世界和平最好的保障。」美國議會並決定：無論將來締結任何國協約，不得把建築中的艦隻中途停工。據最近消息：

參謀長麥加德將軍，今日要求增加現役軍人五萬人，軍官二千人，麥氏並稱政府將撥款四〇五・〇〇〇・

〇〇〇元，增加軍隊之軍備，及增造軍用機八百八十架，政府屢次表示政府之大計劃，意在鞏固國家之防

禦工程，今茲所稱，不過重申前說耳。預算中雖未列入麥加德將軍之要求，然已規定海陸軍軍費九〇〇・

〇〇〇・〇〇〇元，作為建造新艦、飛機一千架，鞏固海岸防務，及部份的革新陸軍之用。預算委員會

除建議一一·〇〇〇·〇〇〇元之夏威夷陸軍航空根據地外，並研究在巴拿馬及阿拉斯加增設根據地之計劃。

——二月十日國民華盛頓電

極謀太平洋上軍備強化之美國當局，決定在夏威夷羣島中之歐阿湖島上，建築一大空軍根據地，……根據地之全面積爲二千二百里方里，建築費爲一千八百萬元，完成後將爲世界有數之空軍根據地，與珍珠港之海軍根據地相呼應。

——二月八日新聯檀香山電

美國這種整軍經武的事實，也足以解說美國對於遠東所取的態度。換言之，日美不兩立的情勢，是決不會消滅的，但日美相隔太遠，離開美國最近而專爲對付遠東的夏威夷軍港，離日本亦有四千四百里，在作戰上，是祇可守而不利於攻的。

美國海軍專家白拉(Admiral Ballard)說：

如欲實行有效的封鎖或制裁，則在出事的地方，應有比當地防守的實力二倍以上的軍力，而世界上任何國

家，亦不能負此重任。

這證明英美協作，在外交策略上或者可能，在軍事上却很難實現。美國雖然力事準備，但美國未必能屈服日本。在造艦的效率上看，美國競爭，也不能於短時期內如何超過日本。同時，日本之不能退出滿洲，正相等於美國之不能承認滿洲，而美國之必須保持遠東商業地位，又正相等於它之侵佔英國權益，美國目前的準備，和英美合作的要求，祇表示了英美兩國，對於解決遠東問題的鎖鑰之探索。在這一方面，美國有兩條路可以走：

：（一）放棄遠東，退出菲律賓；（二）英美合作制日，以武力來決定最後的勝負。但還有一條路可以走的，是美日妥協，這妥協的成分，在英美不能協作的情勢下，在日本暴力無限度的膨脹下，在俄國在華勢力日漸突進下，和中國束手待斃的現勢下，是有十二分實現的可能的。所以日本通告廢止華府海約後，政府發言人說：

美政府對於華盛頓條約之廢止，並無怨怒之意。政府對於議會內外關於在太平洋建築要塞，與海軍競賽，及建築空軍根據地等，種種浮言，頗抱遺憾。美官方仍以和平為態度。

美國當局，明知日本之廢約，爲對和平之倒行逆施，但却絕不願刺激日本的憤懣，和日本狹隘的國家主義思想。

四

去年的兩次英美日海縮預談，是已經全部失敗的，帝國主義者將怎樣重分世界，正在未定之天。一九三五年光臨，有兩件大事必須解決：

第一：是國聯與日本間的南洋委任統治諸島問題。

第二：是倫敦海軍條約規定一九三五年再開海軍會議問題。

兩者之中，尤以第二者爲重。這是決定英美日三國間稱霸的能力問題的，從海縮問題之談判中，可以探索出英美對於遠東問題的應付策略。

最近爲甚麼發生英美協作的主張呢？一是基於海縮問題之難於解決，二是由海縮問題之難於解決，便聯帶及遠東問題之難於解決。在這兩個問題之難於解決上，英美當局

便部份的以爲有協作之必要。最大的刺激是：

(一) 日本之通告廢止華府海約；

(二) 日本之堅決固持其亞洲門羅主義；

日本廢約案，於去年十二月三日緊急閣議提出，十八日樞府會議通過，二十一日閣議正式決定，二十三日正式發表通告。日本的根本要求爲：

一、現行海軍條約所規定的不利於日本的限制，必先廢棄；

二、以總噸數主義代替不平等比率；

三、須有國防安全上的保證；

四、反對攻擊武器，對防禦性武器，不加限制；

五、須確立一合理制度，以凡佔強大軍備的國家，應自動縮減軍備。

這都是日本針對了英美的海軍現勢所給予的打擊。其中第二項，在質的方面，是日本的潛艇主義，針對著美國的大型艦主義；在量的方面，是日本的總噸數主義，針對著英美

的比例限制主義、其中第四項日本所最恐懼的，是美國的攻擊戰器：一航空母艦，二主力艦，三甲級巡洋艦，美國如果要保障遠東利益，則大量的航空母艦，可以帶著大隊飛機來轟炸東京與大坂，以巨大的主力艦砲徑，在遠處轟擊日本的防禦工程，以甲級巡洋艦航海東來，予日本以海上競爭的重大威脅，而日本則保持著世界第一位潛艇數目，小型巡洋艦之數目，又遠過於英美兩國。英國呢，日本的大量潛水艇，是它所懼怕的，但殖民地多，小型的巡洋艦，又是它所需要的。美國在華盛頓會議中，決定以三萬五千噸爲主力艦限度，以十六吋口徑爲所裝砲徑之限度，在倫敦會議中，規定以一萬噸爲甲級巡洋艦最大噸位，以八英吋爲砲徑之限度，這又是爲英國所不能安的，這又是英美間關係軍縮的主要衝突。英國更有其不可訴的痛苦，法國海軍力之膨脹，已經超過了英國本部的海軍力，意大利又跟著法國力求與英國平等，德國的袖珍軍艦，漸次增建，英國要保其在歐洲原有優越地位，非維持有等於兩國海軍力的海軍力不可，否則地中海中的英國航路，便不免受到侵害。英美之間，單單在維持五五的比例一點，也斷然爲英國所不

許，但美國也斷不能讓步。美國海外殖民地不多，也沒有很多可以為添加燃料或修理海艦的軍港，所以美國是必須堅持其建造大型艦的主張的，因為美國外交政策之力量，實以美國海軍之力量為根據，海軍之基本政策，在於維持充足實力，為美國政府之商業及外交政策之後盾。

當去年日本參加海縮會議時，便提出不談政治問題的要求。其實，誰都會知道這是一句假話。海縮會議本身，便是為解決政治問題而召集的，去年十月二十四日，美國當局宣稱：

英美是否完全退出遠東及放棄中國之門戶開放政策，將為明年海軍會議所應解決之唯一問題。

可謂一語破的。扼要說：海縮會議的最大工作，便在如何決定中國的命運，廢止海約也好，英美日海軍平等也好，廢除比率主義也好，都不是問題。問題是怎樣去調和英美日間的爭執。美國說：中國市場不能為任何國家獨佔，無論如何，應該維持門戶開放主義和領土完整原則。日本說：日本是遠東的主人，遠東的事態，只有日本能認識，遠東

的已成事實，尤其不能否認。英國似乎甚麼都可以，祇要維持和平，不侵害它在遠東的固有權益。因為英國對美的疑忌，不但不下於對日，而且會甚於對日。

我在前面二節裏，指出英美協作的艱難，和英美、英日、美日間錯綜複雜的糾紛，我們的立場看，海軍會議的最大危機，將為由政治方面的諒解，來交換海軍技術方面的妥協。申言之：政治方面英美日三國不覺得妥協之路，則海縮會議必歸於失敗，海縮會議失敗的結果，便是戰爭，然而就過去兩年來的事實看，戰爭似乎還是不可能的。但政治諒解的可能性，却又不能說必無。法意海軍之競爭，和法國海軍力之擴展，決不能講求妥協，除非大家妥協，才可以相安一時，英美日間海軍技術方面之爭執，也是不容易消除的，既不能消除，而又不肯訴之戰爭，則惟有實行政治妥協來緩和現局，妥協的方式，或不外：

(甲) 英美不否認日本侵略東北的既成事實，

(乙) 日本承認英美兩國在中國中南部的特殊地位。

在英國方面，假如能在日本獨霸遠東的局面之下，保全它在遠東的貿易，鞏固它在印度太平洋和南太平洋的勢力，在英國決不能算爲失策；在美國方面，假如日本能允許美國對於東北之共同投資，和維持其固有的貿易數額，在美國也決不會不能諒解。這幾個月來，表示這種「妥協」「諒解」的動向的，一是英國實業聯合會的調查報告，這個報告書，於去年十二月二十日發表，其中要項如下：

(一)英「滿」間成立明年英國供給鋼鐵製品與日「滿」之協定，調查團在「滿」，並已獲得關於商業上請求之保證，故英國確已在「滿」獲得大量之販路。

(二)英國實業聯合會與日本經濟聯盟，對於經濟之協力，經協議結果決在倫敦東京各設委員會，並決定協方方針之諸項如下：

(甲)基於特定的統制之市場分割，(乙)地域市場之分割，(丙)相互關於開發及未開發市場之活動，(丁)輸出價格之協定形式品質等等生產合理化，(戊)製造廠之共同經營。

報告書中并稱：「此次在日，覺日人對英實抱有真正友好精神，此種友好精神因調查團

之遊日，及英日實業界在倫敦東京兩處成立永久之連鎖而益見鞏固。」由英日兩國間此種經濟上之提携，可以反證其政治上之讓步。自調查團返英後，關於不承認偽國之外交文件，在英方已成具文，如保守黨機關報晨報謂：

調查團此行所造成之一般好意的空氣，殆為最有價值之結果。

又謂：

對於承認「滿洲國」之態度，此時似有重加考慮之必要，蓋在外交上，如仍假定「滿洲」為中國之一部份，實屬毫無裨益。

英國的實業調查團西返，美國的經濟視察團，已準備東渡。從政治的讓步，來覓取經濟的提携，美國這種理想，決不在英國之下。

還有一點，足以促成英美日妥協的，便是英美的對俄問題。英國畏忌蘇俄，無庸再贅，美俄復交，也不過為恢復貿易關係而勉強拉攏的。美俄債務談判破裂後，兩國貿易的形勢，已經突變了。據二月六日聯合社華盛頓電稱：

一般視爲有望之美俄兩國國交早已發生一頓挫，爲不可掩之事。……美俄兩國間國交關係惡化之原因如下：（一）由承認蘇俄而期待之貿易，未見增進，（二）尤其因舊債等後交涉決裂，所期待之長期信用設置問題，立即消滅。同時，蘇俄以債務不付國受聲蘇法之適用，全般的自美國金融之道已絕，於貿易前途，無多圖聖。

二月十日國民社華盛頓電訊又謂：

羅斯福總統承認蘇俄後，希望蘇俄千萬元貿易之美夢，事實上，一九三四年美國之對俄貿易，僅值一四·八六六·〇〇〇元，更前一步，則爲八·七四三·〇〇〇元，此項數字，足以證明美人希望，實現至若何程度也。但此事之重要性，爲其在遠東新生之可能影響，換言之：美俄共同對付日本，顯然未必成爲事實，凡此足使一九三四年一般人之預料，爲之消散也。

自美俄債務談判破裂後，摩託洛夫更嚴重聲明：「蘇俄對於各外國之要求，尤其是美國之要求，決不讓步。」這種事態，顯然使美俄協作的希望趨於黯淡。英國乘時而起，主

張英美協作，以解決遠東問題，不能說沒有蹈美俄之隙的意義在內。投機的日本當局，自九一八事變發生後，即以防止蘇俄勢力之東向發展爲理由，最近日本駐美大使齋藤發表演辭，鄭重指出現在蘇俄方面之危險，謂：

蘇俄現已囊括外蒙古，即新疆似亦入於蘇俄之勢力範圍。……在中國狀況不致引起外國覬覦之前，日本有準備應付任何事變之必要。遠在一九二五年之時，蘇俄即以破壞樸資茅斯和約，激勵華人排外，結果，使日本不得不在滿洲採取自衛行動。

日本這種說辭，是最能打到英美各國的心坎裏去的。二月二日上海密勒士評論報莫斯科通訊，稱：

我人所可確信者，即蘇俄擴展其經濟於新疆一節，毫無疑問。此爲蘇俄在中亞對抗英日帝國主義之一種確定的姿態。蘇俄最高當局，極希望在新佔一立足地，以謀貫串中俄間交通之鏈索，新疆有領土約六十四萬英方里，人口約三百萬至五百萬，中部雖爲沙蹟，然南北西三部之農礦業資源，至爲豐富。

蘇俄經濟勢力深入新省，實以諾夫西比爾斯克爲其大本營，該地爲土西路與西比利亞兩路銜接之交點。：

……蘇俄方面，目前堅稱對新無領土慾望，此種聲明，或屬可信，惟蘇俄對新，既有利益關係，且欲藉此爲對抗英日勢力之地步，如日方對蒙進迫不已，則屆時蘇俄之反響，尤足引人注意矣。

一月十七日，上海字林西報，綜合各方情報，發表「新疆之赤色影響」一文，謂：「新疆聘用赤俄軍事顧問五人，中有兩人，有極豐富之軍事經驗，……最近俄屬土耳其斯坦紅軍總司令雅爾契及將軍，曾携其參謀長卜戛柴夫，在新疆當局盛大招待下，漫遊新省全境，時歷數月。」該文表示：「江西西竄共匪，正奮力向川陝甘方面急竄，據各方面報告觀察，共匪欲通過赤色新疆，獲得蘇聯資助之條件下，在西北成立新蘇維埃區域，似無庸疑。」因而極致慨於英國勢力之落後。在這種情勢下，英美日爲求一致對俄，更有在政治上妥協的可能。日本爲防止遠東與中亞細亞蘇俄勢力之擴展，更以攫取滿蒙是天然地義了。我們觀於最近的哈爾哈廟事件，更可以得到確鑿的證明。申言之：類此的事件擴大，是英美各國所期望的，協同制裁俄國更是他們所共同蘄求的。日本呢，在所謂

調整「滿蒙國境」的方式之下，和阻止蘇俄勢力發展的名義之下，又可以多做些偷鷄瀆騙的勾當，操縱運用於英美俄諸國之間。

五

目前的國際情勢，決不容許我們樂觀，在國際帝國主義者重分世界的前提之下，無論任何國際協調，中國祇有被宰割的資格。日本帝國主義者，對於東北，對於滿蒙，對於中國全部，對於其所持的亞洲門羅主義，并不想絲毫放鬆，它窺破了英美俄諸國間之衝突矛盾，和各個間自身問題之難於解決，更決心為所欲為，種種手段，都無往而不急進，去年四月十七日的天羽聲明，始終它是沒有醒的一場美滿的夢。

據日本東京方面的情報說：

在「奠定東亞和平」的借口下，日本當局顯然地想把一九三五年造成對華關係中最主要的一個關鍵。東京日日新聞說：從一月一日起，日本的政策，是直接和蔣委員長交涉，方法雖然沒有決定，大概不久就會要求承認：「一、日本對奠定東亞和平真意，二、南京方面取締一切使中日關係惡化的抗日抵貨運動。」

關於日本對華方針，更可注意的事，是東京京都新聞在一月十日發表的消息。它說：當關東在華北施行軍事活動的時候，外務省應該對南京政府提議日本準備「扶助」中國，解除西方各國所加的桎梏。這裡面，包含取消領事裁判權，交還租界等等，它以為：華盛頓的九國公約，並不是担保中國土地完整和門戶開放，而是把中國造成西洋各國的附庸的。這條約并且還破壞遠東政治與經濟的平衡，特別不利於中日「滿」間的關係，因此，日本不久就要向國民政府提議改組遠東局勢，使中國脫離西洋各國的勢力，造成中日「滿」間的工作。

——見上海密勒士評論報

一九三五年，顯然是日本要把捉整個中國的一年。爲了蘇俄勢力在新疆之膨脹，日本是更有理由來侵佔西蒙的。察哈爾事變，只不過一個發端而已，在察哈爾問題發生以後，北方傳來這樣的消息：

(甲) 一月二十九日上海電訊：

目前日本侵迫，已至最嚴重之階段，一派少壯軍人，決定目前直接對蔣，只有

討論全部投降的問題，而不願再零碎討價。其大體爲：（一）華北軍隊，如宋子等均須調開，華北一切官吏，均須得日本同意，俾日本軍事上能敏活進行，直接於寧夏間完成對俄軍事佈置；（二）中日經濟合作；（三）締結日中「滿」三國之同盟條約；（四）取消黨治，改國民政府爲中華人民政府；（五）蔣所統率軍隊，每師須用日將官四百名；（六）勦匪由中日兩國共同計劃；（七）日本借款整理中國財政。

（乙）一月三十一日北平電訊：

日本關東軍部，近以進兵察東，威脅察府，所提出最嚴重之條件，內容如下：

（一）華北取消一切黨部，全國取締一切反日意味的青年團體；（二）華北今後不准再有軍政機關及軍隊；（三）抗日之宋哲元，東北系之子學忠，須率其軍隊退出察冀兩省範圍；（四）蔣介石如履行以上各事，向日本表示誠意，則日本願以經濟及實力，充分幫助蔣氏剿赤及掃除一切反蔣派之成功；（五）蔣介石若不能單純親日，而仍有對歐美國間活動，則日本爲進行其維持東亞和平之邁進，當

即對蔣介石政權與以敏捷的斷然處置，而別尋扶持一能誠意履行親日各項之反蔣政權。

關於新疆現狀的，則爲一月二十六日南京電訊：

盛世才投降蘇俄，以新疆爲聯邦之一，對外暫仍稱中國新疆省，蘇聯人民委員長，已蒞新指導，並聞開到陸軍三千人，空軍十一連。

這三個月來，南京軍事當局聯俄附共的消息，紛至沓來。有人謂：軍事當局雖然固持降日政策，但同時亦深知日本之不易敷衍，便不得不移其方向於聯俄附共，最近如割棄新疆及準備移駐宜昌，並極力溝通川、甘、甯夏間之交通，均爲此項事實之暴露。而在降日外交過程中，據京滬電訊：「除一月二十一日有吉鈴木之到甯訪問外，次之，將爲張羣赴日，廣田來華，與汪或黃之東渡，以完成賣國工作」。就這種電訊推測，中國今後的情勢，將顯示如下：

(甲)南京之汪黃，繼續進行其降日外交，以保持其小朝廷之形勢，并將爲華北華中

之溥儀第二。

(乙)軍事當局，或將致其全力於聯俄附共，求避免日本之劫持，結果，將必爲蘇俄之盛世才第二。

(丙)日本與蘇俄，互以宰割中國爲手段，軍政當局，則競與日俄以利益，日俄無求不得，而我則有求必應。

(丁)英美法等，將歆羨日俄之宰我割我，各思競嘗一臠，而中國卽被分解。

申言之：英美日之政治妥協，爲了重分世界——重分遠東，更有充分實現的可能。簡要說：蘇俄爲擴展其勢力於中亞細亞，便不免使英日感受威脅，日本之侵佔華北，併吞西蒙，就可以在國際間以防俄爲藉口，取得同情；而英國之進佔西藏，略取滇西，在制止蘇俄勢力之南下，以保障印度殖民地的安全的口號之下，國際間也無從反對。這樣，法國之略取西南，和英法日之朋分華中和華南，也似乎算不得離經叛道。我們中國，便會在這種形勢之下趨於沒落。

孫先生不說過嗎？

用政治力亡人國家，本有兩種手段，一是兵力，一是外交。……如果用外交，祇要一張紙，一枝筆。……在華盛頓會議的時候，中國雖然派了代表，所議關於中國之事，表面都說為中國謀利益，但是華盛頓散會不久，各國報紙便有共管之說發生。此共管之說，以後必一日進步一日，各國之處心積慮，必想一個很完全的方法來亡中國。他們以後的方法，不必要動陸軍，要開兵船，祇要一張紙和一枝筆，彼此妥協，便可以亡中國。……至於妥協的方法，祇要各國外交官坐在一處，各人簽一個字，便可以亡中國。簽字祇是一朝，所以用妥協的方法來亡中國，祇要一朝，一朝可以亡人國家，從前不是沒有先例的。譬如從前的波蘭是俄國、德國、奧國瓜分了的，他們從前瓜分波蘭的情形，是由於彼此一朝協商停妥之後，波蘭便亡，照這個先例，如果英、法、美、日幾個強國一朝妥協之後，中國也要滅亡。故就政治力亡人國家的情形講，中國現在所處的地位，是很危險的。

孫先生這段話，是我們深切的鑒戒；波蘭的前例，尤其不能使我們片刻忘懷！半個月前，日本某一方面，已經有召開遠東會議的風說，而且還準備辦中國於會議之外，這不是

用一張紙一枝筆亡中國的時候嗎？孫先生又會這樣說過：

中國到今天，還能够存在的理由，……：是由於列強都想亡中國，彼此都來窺伺，彼此不肯相讓。各國在中國的勢力成了平衡狀態，所以中國還可以存在。

可是在事實上，列強在中國的平衡狀態，已經由九一八事變而破裂了。蘇俄在中國的勢力之突進，又加緊推動列強之妥協。中國的命運，不難以列強均勢之破裂而中斷。

要證實現勢，證實 孫先生的遺教，我們該看看過去的史實。列強在中國之權利競爭，始於俄德法三國交涉，一八九五年四月十五日，中日訂立馬關條約，中國承認割遼東半島於日本，俄德法三國不服，便於四月二十三日通牒日本：

爲遠東永久和平起見，友誼上勸止日本領有遼東半島。

日本慌了，五月三日發出宣言說：

日本政府本於俄、德、法三國政府友誼之忠告，約明拋棄遼東半島之永久佔領。

結果，日本退出遼東，法國就在六月中與中國訂立天津條約，并劃定東京與中國的境界

，又強迫讓與猛烏和烏河兩土司地方。俄國則訂立加西尼密約，由中國許其經營東三省鐵路，并使用旅順、大連灣，和膠州灣諸港，其後德國佔膠州灣，英國亦於一八九八年七月租借威海衛，又以法國之租借廣州灣，英國又援例於一八九八年租借九龍。

保持列強在中國的均勢，（平衡狀態）便是所謂門戶開放主義。這主義有兩個原則：一是商業經營機會均等原則，一是中國領土保全原則。這個主義，發端於一八九九年九月六日美國海約翰致英德通牒中。通牒的前面說：

本國政府，切望中國領土內，尤以中國內歐洲某國所要求之勢力或利益範圍內，保障美國與他國商工業在通商航海上完全均等之待遇。

這個主義的具體化，是在義和團事變之後（一九〇〇年一月至一九〇一年九月），當時海約翰發出二次通牒：

美國對華政策，在期望中國永久之安全與和平，維持中國領土及行政上之完整，保護諸友邦條約上，國際法上之一切權利，且對於世界，要求擁護中國全領土上平等公平貿易主義之解決法。

三十餘年來，由這個主義，保持列強勢力在中國的平衡狀態，一九〇〇年的英德協約，一九〇二年二月，因俄國企圖強佔東北而引起的美國對俄抗議，同年同月的第一次英日同盟協約，同年三月的俄德同盟，和一九〇四年二月九日的日俄戰爭，及戰爭以後的第一次英日同盟協約……等等，都是在門戶開放主義之下所做成的各別的文章。大家要保持這門戶開放主義，并非有所愛於中國，其戰爭和訂約，不過爲求各國間的利益均霑。中國好比一塊肥肉，誰都可以吃，但是誰都不許多吃。直到一九二一年華盛頓會議，便把這個主義，在各國共同會議之下具體確定下來。然九一八事變發生，這個主義便已完全破壞了。所以重分遠東，解決中國問題又成了列強在遠東的一件大事。

就南京當局現在的對外政策看，對日爲投降屈辱，對俄爲引狼入室。以引狼爲拒虎，結果，虎沒有拒得成，狼却已進來了。日本誠然是虎，但狼却不祇是蘇俄。英、美、法、意，都具備著做狼的資格，而且早就躍躍欲試的進入來。當局對日對俄，都採取送禮式，則列強之政治妥協結果，必對於中國爲分贓式。所謂英美協調——甚至是國際協

調，不過是「協以謀我」而已。在不能自己奮鬥自己掙扎的現形勢下，在拚命實行自己斷送自己的錯誤政策下，國際協調，是不能於我有利的。

美人格拉罕(Gore Graham)在「戰爭和平與蘇俄」一書中說：

倘能與日本獲得諒解，分其一杯羹，而摒其競爭之強敵美國於門外，則英國之放棄門戶開放政策，正爲其所心願。

這顯示國際帝國主義猙獰面目的一方面。總之：在國際政治舞台中，中國顯然已經做了釜中之魚，假如中國不能以自己的力量去抵抗日俄的侵略，杜絕一切帝國主義者的窺伺，則未來之中國無論是國際協調或國際戰爭，中國必然是一個最後的犧牲者。然而南京政府的現政策，有可以使我們樂觀之處嗎？三年以來，「敵乎？友乎？」似乎還沒有能弄清楚，哀哀求告的，仍然是「解鈴還須繫鈴人」那一套「老話」。由此而希望所謂協調，顯然還是做著那混沌的清秋大夢。

綜合前面幾節的敘述判斷，在遠東現勢之下，國際在遠東的分惠，有充分實現的可能。但我們靳望國際協調以解決遠東問題的心思，并不會減少。我們懷抱這種心理，并非如南京當局對於日本之哀哀求告，我們只認定：遠東問題是整個世界問題之一部，這幾年來，由遠東事態之劇變，已使世界和平，感受到威脅，因此，我們更認定：維護遠東和平，即所以維護世界和平，遠東和平之保障，便是世界和平的保障。所以在事實上，所謂遠東問題，決不能不賴於國際間的協調共同來設法解決的。

簡要說：

第一：遠東之國際關係，錯綜複雜，維持遠東和平的責任，決非中國所能獨負，且非中國所應獨負。國際間對於遠東問題，亦萬不能畏怯自外，忽視這危害世界和平的日本帝國主義政策。

第二：中國人民，對於日本帝國主義之一切抗爭，無論為政治的或軍事的，其目的不僅在於維持遠東和平，尤在於伸張正義，維護國際間一切已成條約的尊嚴。

在國際對於一切條約，亦決不能放棄其所負之神聖的維護義務。

由此，可以反證：並非中國國民有所要求於國際，而是國際對於遠東問題，原有其不容放棄的神聖義務。在過去數年中，國際間忽視日本在遠東的狂妄事態，造成如今日這般的危險局面，是國際間無可掩飾的重大錯誤。

然則國際協調，對於遠東問題應該怎樣解決呢？我以為：

(甲)日本帝國主義，必須放棄在東三省的已成事態；

(乙)蘇俄帝國主義，也必須放棄在新疆外蒙的侵略行爲。

歸結說：則在尊重九國公約，並能使公約真確地實行，以維持門戶開放主義，保障中國領土主權之完整。九國公約之必當遵守，史汀生說得很清楚。一九三二年二月二十五日，華盛頓發表史汀生致參議員波拉函，謂：

該規定因係保證世界各國在東方商業上之均等機會，並反對運用國家之武力侵略，以損害中國。吾人決難討論修改或廢止九國條約中之條款，而能同時不考慮該條約等實際所依據之其他前提。——須知保護中國

使不受外界侵畧，原爲此種發展進程中之一緊要部分。——近來在中國發生之事件，尤其自滿洲蔓延至上海戰爭，不惟不足指明該約有修改之必要，且適足令彼與遠東有關係各國應特別注意忠實遵守該約。

在史汀生文書中所顯示的，是：目前遠東的既成事態，益足證明維護九國公約重要性。當時美國代表團爲簽訂九國公約呈報美國總統時，曾云：「深信此約已使門戶開放主義成爲事實。」在商討此約時，英國代表團首席代表宣稱：「英帝國代表深信在座各列強代表中，無一人仍信從前利益範圍之辦法，尙爲各國政府所贊成或能爲本會議所忍受，就英國政府而論，則英國政府，已正式宣示認此項辦法爲絕對不合於現在情形。」同時日本代表幣原亦稱：「無人能否認中國神聖不可侵犯之自由統治權，亦無人阻遏中國努力其國事。」這些言論與事實，都證明簽約各國——美、比、英、中、法、意、日、荷、葡，及後來加入之那威，波里維亞，瑞典、丹麥、墨西哥、德國對於由日本遠約所引起的遠東現實有無可避免的糾正任務。

根據九國公約和現實，我們可以提示我們的意見如下：

(一) 日本取消「滿洲國」，還我東北四省領土。

(二) 凡合理互利之經濟事業，中日應協商辦理，以發展東北資源，惟須防制任何力量獨佔之危機。

(三) 日本放棄在中國之領土野心，凡一切所謂優惠之權利均應剔除政治色彩，成爲單純的商業性質。

(四) 蘇俄應停止在華之一切赤化舉動，并放棄領土野心。

(五) 取消外蒙傀儡的自治，并排除在外蒙新疆的一切排他之限制束縛。

總之，是要做到九國公約第一條的下面四項：

(甲) 尊重中國之主權與獨立，暨領土與行政之完整。

(乙) 給予中國完全無礙之機會，以發展并維持一有力鞏固之政府。

(丙) 施用各國權勢，以期切實設立維持各國在中國全境之商務實業機會均等原則。

(丁) 不得因中國狀況，乘機營謀特別權利，而減友邦人民之權利，并不得獎許有害

友邦安全之舉動。

要照這樣做，各國行爲，才不致與原來的訂約目的矛盾，尤其不致引起國際未來鬥爭的尖銳化，揭開可怖的第二次大戰的面幕。保障國際安全，惟在信義與和平，假如既成的條約不能尊重，如何會有和平的希望？假如過去的誓約都能反悔，如何尙有信義之可言！沒有和平信義的世界，所給與我們的，祇有無人性的殘暴，和慘酷的戰爭！

我們尤須申說的：在中國國民的立場上，日俄帝國主義者如果不能放棄其侵略中國政策，回復中國領土主權之完整，則中國與日俄必將永遠對立，決沒有妥協的可能的。從內地國民的反日反俄情緒上，從東北義軍的堅苦轉戰上，都該證明這是確切的事實。現在日本帝國主義者威脅利誘，想南京政府和它妥協，并簽訂所謂提攜協定，并以此項協定，爲既成事實，而欺騙國際，杜國際干預中國事件之口；我敢斷言，這是徒然的。因爲：

(一) 違反人民的利益的政府，決不足以代表人民的意志。

(二) 單單把捉到降日的政府，決不能降伏抗日的國民。

(三) 廣土衆民的中國全部，決非某一國家或某數國家的威力所能統制。

中國國民的民族意識，和中國國民的自強精神，天天在發揚滋長著，這不是任何一國的殘暴威力所能壓抑的。有可亡國的中國政府，但決沒有願亡國的中國人民。可知日本帝國主義者想與政府中一二人妥協訂約，不過是一種迷夢罷了。何況段琪瑞之徒，從前原與日本訂過約，然而事實呢？這些違反國民利益，悖離國民意志的條約，是不是還可以存在呢？

爲維護世界和平，不能不保障遠東和平，爲維護國際間的安全與信義，不能不尊重既成條約。我們該忽視日本所謂既成事態，但必須重視這大家簽字的既成條約。中國人民，爲保障自國之生存，與維護國際的和平，決當盡其最後之努力。我們所希望的，是國際能懷於自身責任之重大，放大目光，摒除偏見，共同向這一條路去邁進。這樣，日俄在遠東的狂態，固可糾正，世界和平，也可藉以保全了。

附錄：

以下之文係以英文發表，茲譯成中文，附載於此。

編者識

一、爲蔣日妥協告友邦

今日華北之局面，混沌複雜達於極點，欲於此時窺知所謂和平談判之真相殊非易事。此項工作之嚴重與艱難，中外人士盡能體認，而當前之陷阱重重，南京政府諸人，未必能加以精密之識別，日前西南政務委員會照會國際聯盟及以保障中國領土與行政之完整爲宗旨之九國公約各簽字國有所警告，原因即在於此。今日之國聯負有一種空前之巨大責任，即無故被人攻擊之國家，國聯盟約曾有加以保護之條，此時亟應求其實踐。近

日倫敦 Daily Herald 報著論敦促國聯及時採取更有力之行動，良有以也。

中日媾和，如欲求其圓滿告成，則其最重要之條件，必須中國各領袖事先獲有充分而坦白的交換意見之機會，庶可商得一種足使中國永泯紛擾與危險之協約。至於任何以承認滿洲偽組織爲基點之暫時對日妥協，均屬違反並犧牲中國民意之舉。此種和約一旦簽字，則其對日本軍閥之甘心屈辱，乃事理之至明者。且南京政府各領袖，正與日本軍閥磋商經濟上財政上及軍事上之援助，名爲剿滅匪共，實爲援助軍事委員會委員長排除一切不利於其私人利益與野心之軍事勢力，此又中國人民所信爲事勢之所必要者也。

據可靠消息，南京與東京兩政府間之秘密交涉，業已進行有日。從前隸屬安福系之某政客，其親日傾向，凡屬中國人民，三尺之童無不知之，現被授以對日磋商休戰條件之使命。蔣介石氏對此軍事媾和專使且予以特殊之訓令，使其盡力阻止義勇軍對於內侵之敵人不加抵抗。一切情事均足指明支配蔣氏之最高主義爲不抵抗主義，而經由直接交涉之投降運動則已在進行之中。北平政治整理委員會委員長黃郛初到北平，卽有如下之公開談話：「對日妥協確無其事，但余信在某種情形之下，中日兩國終有成立相互諒解

之可能。」卽此一斑，可窺全豹。此種談話在外交詞令上固屬甚狡，但同時，黃氏之意在於實現直接交涉，亦躍然於字裏行間也。

國際聯盟與九國公約簽字國對於中國具有一種共同目的，負有一種共同義務，卽建立一有力之道德籬籬，使任何侵略者不得對於中國之國家尊嚴與主權遂其損害之企圖。中國人民無論其是否居於滿洲境內，一致不認東北四省之割讓爲一永久解決問題之方法。關於此點，雖對直接交涉負責諸中國政治領袖，亦必不能爲之曲加隱諱者也。於此可知凡仰承日本軍閥意旨之任何企圖，如使滿洲僞組織成爲合法化或承認滿洲之獨立，其結果必如李頓爵士所云：「爲將來世界造成一嚴重之領土恢復問題」無疑。換言之，日本在其強佔東北四省之暴行中，已置現在乃至未來之中國人民之感情與希望於完全不顧。凡我友邦人士，熟知日軍以高度的權術與速度進行其「強暴掠奪工作」，如孟撒斯特導報 *Manchester Guardian* 所云之情形者，當能一目了然於日本此次之行動，已在遠東局勢中挑起種種禍變之動力，而此種動力，則日本自身不特不能控制於目前，抑且不能消

弭於將來也。

總之，最近之將來，大局變化可以無窮，而因日本強佔滿熱之暴行所生之結果，必不出二途：

(一)日本於軍事上所佔取優勢從此既經完固，則於若干期間之內，必難搖撼，而列強在太平洋沿岸所有各項之利益與領土，必均成爲日人俎上之魚肉。事勢所至，日本必形成太平洋上與日俱增之一大禍患，人種上、文化上、經濟上，世界均將受其危害。

(二)承認滿洲國之結果必使中國逐漸瓦解，必使其條約上的義務與國際的商務及友誼，均喪失其尊嚴。而尤爲重要者，倘中日媾和中，日本以其財力經濟力與軍力援助中國之約許，果見實行，必使陷於侵略狂之日本，更得自由伸手於中國南部，從而建立其勢力與利益，並從而干涉中國之內國政治。其最終之危險，當與喪失滿洲全境，同一意義。

長江一帶，尤其是江西境內之匪共，爲患日增，無疑的應早剿滅。惟最近二三年中，余曾迭次忠告南京政府，以最大之決心處理此項問題；無如負責者始終剿辦不力，遂使匪禍蔓延，至於此極。

蔣介石氏對於剿共一事而果具有真實之決心；則匪共之肅清，宜早已畢事矣。然事實上，蔣氏手握中央政府全部之資源，統兵不下四十萬，而所設備之武器，盡屬精良之選，並藉南京政府全部可用之財力，以建立總部於漢口與南京，其驅兵直搗匪共之巢穴，應無難事。乃進剿五年，成效迄不可觀，豈非至可怪之現象乎？抑蔣氏進剿之初，共匪不過數千，而其軍械復均窳敗，乃愈剿愈多，卽以江西而論，共匪之數，已由三萬五千人增至四萬人。蔣氏所以失敗之實際原因，與中國今日之匪患日增之主要原因，蓋皆由於蔣氏自私自利之心理與其所以統轄部隊種種錯誤策略之所致。今日之共匪，一部由蔣氏部下因無餉而譁變之部隊而成。蓋蔣氏治兵之習慣，對於嫡系部隊，則待遇優渥，而對於非嫡系軍隊則加以岐視，甚且遣其與共匪交綏與斬其餉給，藉以使之消滅。因此種

不平之方策，而師旅之因以消滅者甚衆，其他滿懷不平之隊伍，因求生無路，寧失身從匪者，其又何責？

至於蔣氏勢力範圍以外之其他省份，剿匪工作往往更爲澈底而奏效，此其故則因當地軍事長官具有決心，必求貫徹。如此而調更得力之部隊，統以更有能力之指揮，則剿共問題，吾見其不難解決，固無待求助於外國而後有濟也。

茲請轉而論及日本助蔣統一中國之說。此項企圖之顯明目的，盡人皆知其在於使蔣氏成爲真正之獨裁者，因聽令於東京之故復轉而成爲日本軍閥之工具。然而熟習中華民國歷史之人，當知獨裁制之於中國，未有不蹈袁世凱之覆轍而輾轉覆亡者，袁氏企圖獨裁之結果，造成中國十餘年之內亂與騷擾；蔣氏一九三〇年類似之企圖，亦造成甯粵分裂之局。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變發生後，蔣氏宣稱當力圖抗敵鞠躬盡瘁死而後已，故甯粵得以合作。顧南京當局，在實際上對於中日糾紛始終堅持其不抵抗政策，馴至竟以「無政策」之態度處此國難；依此種情勢，蔣氏操持之下的南京政府，果爲從事於提高國

家地位之事業乎？抑爲從事於降低國家地位之工作乎？此誠一般國民所莫得而解者也。西南政務委員會忍無可忍，現惟有高揚反抗南京政府之旗幟，以爲此破碎之國家保留全民族之人格與正氣。

西南政務委員會認爲此時不能不堅決反對「屈辱之和平」。如果日人條件一經承認，則不惟中國陷於紛擾，凡於遠東有利益之西方列強，均將直接受其影響。在此危急存亡之際，真愛國者固共同深信「中國統一則存分裂則亡」之原則，然同時又堅信唯其共同深信此原則，乃愈不能不堅決反對此種足以引起中國分裂與混亂之條件。蓋此種屈辱條件之成立，能使日本軍閥侵略中國之陰謀更易奏效，而以後中國之命運，將在在操入於日本軍閥之手也。

在此意義之下，西南政務委員會發出對外之文書，其內容之主要目的，即在爲中日問題，尋求一與中國人民之希望及世界和平之原則雙方符合之永久解決方法。

一九三三年五月二十六日

胡漢民

二、西南政務委員會爲日本外務省發表對華政策聲明致 國聯及九國公約國聲明書

中華民國國民政府西南政務委員會對於日本外務省四月十七日發表對華政策之聲明書，認爲其用意不僅在於威脅中國之獨立，而且在於破壞遠東國際條約所保證之秩序，因此西南政務委員會，不得不向國際聯盟及與保證遠東國際秩序最有關係之九國公約各簽字國，特致如下之聲明。

一、日本外務省四月十七日之對華政策聲明書，總核其內容之性質，無異謂中國與任何國家之友好關係，皆須經日本之許可，此種逾越國際常舉之謬論，不特侮辱中國之獨立，實且蔑視國際條約之信義。中國爲一獨立自主之國家，其與世界各國自由往還之友好關係，乃其國際上固有之權能，決不容其他任何國家之干涉，同時各國之與中國發生一切友好關係，亦各國在國際上固有之自由權，豈能容許他國橫加阻撓，依日本此項聲明

書之意，一似日本爲憂慮各國援助中國之行動，將危害中日之和平及友好關係或中國之主權完整而發者，殊不知自九一八事變以來，其獨負危害中日兩國和平與友好關係，而破壞中國領土主權完整之責者，實一日本而非他國也。今使日本此次聲明進一步成爲事實，則受其危害者，將不僅爲中國之安全與獨立，而門戶開放政策，九國公約，非戰條約，國際聯盟及其他維繫國際秩序之現存制度，其勢悉將爲所消滅，有斷然者。

二、由此以推日本對華政策聲明之用意，其爲陰謀實施一種對華之門羅主義，尤爲明顯。日本常以遠東特殊地位自居，而不知此種特殊地位，中國自來未嘗承認之。然日本之恃其自居之特殊地位，其所施於遠東者，舍時時助長中國內亂及如現在之侵害中國之領土主權等行動外，實無其他表現。即此可知日本所謂遠東門羅主義者，若使各國容許其存在，即成爲危害遠東和平及世界秩序之禍源。吾人認爲國聯及九國公約簽字各國，實有阻止此種危害遠東和平及世界秩序情勢發展之義務，而必須對於此次日本對華政策之聲明，加以嚴格之否認。蓋日本此項之聲明，實爲包藏門羅主義禍心之一重大表證者

也。

尤有進者，中國人民堅強之願望，唯在建設統一和平之中國，俾得確盡其獨立國應有之任務，中國人民爲實現其企求統一和平之願望而努力奮鬥，其結果乃有過去二十餘年推翻軍閥專制，建立民主政治之革命運動。今此種運動仍在進展之中，雖猶未臻於完成之境，而事實上，今日之中國統一現狀，已較十年前爲進步，若非日本時時助長中國之內戰，或予中國領土主權以直接之危害，則中國之統一與和平，當已早成堅實之事實；然即在日日本侵害之事變時時發生之下，中國人民企求統一和平之心亦日益迫切。惟欲中國人民統一和平之迅速實現，唯一要義，在於國聯及九國公約簽字各國負起條約之義務與職權，不使任何一國有干涉中國內政破壞領土主權完整之行爲，方能奏效；此則吾人不能不急切對於國際聯盟及九國公約簽字各國喚起其自身注意者也。國民政府西南政務委員會常務委員唐紹儀，蕭佛成，鄧澤如，陳濟棠，李宗仁，鄒魯叩感（四月二十七日）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四月初版
中興學會黃皮叢書第四種

遠東問題與大亞細亞主義

著作者 胡漢民先生

主編者 王 養 冲

印行者 中興學會

總代售處 廣州民智書局

州 廣

印 承 局 務 印 英 培

號 八 〇 一 路 北 漢 永

三 三 八 一 一 話 電 動 自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6 3566B

3-1350



H37021

\$ 0.20